



名包探

一顯好身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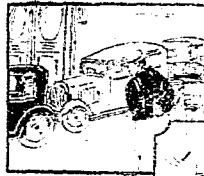


浪漫文

獨遭惡姻緣

運靈桃

案情大白



設巧計

竇串歸來

三角戀愛

老七畢命



大戰劫盜  
肉票奪身

傳警信

大學生失踪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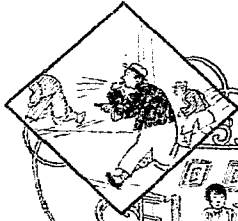
揭疑雲

小丫環述供



綁匪成擒

兩案鑄鐵



女郎失竊

一串排珠

局設美人

警屋士

入殺



喬裝小販

綁票匪成擒



社會滬濱神探錄 第三集

第二十五回 名包探一顯好身手

浪漫女獨遭惡姻緣



話說那肥碩婦人，正坐在房間裏想她的心事，忽聽得外面敲門的聲音甚急，趕忙出去，開了門，見是一個像堂子裏相幫的人，門前又停著一部黃包車。那人氣急敗壞的說道：這裏是烏金人烏大少的家裏嗎？肥碩婦人說：是的，你有什麼事找他，他不在家裏。那人道：不在家裏，我是曉得的。他在尙仁里，畢小玉家吃酒，吃得醉了，不知爲了甚事，和一個姓陸的客人，口角起來，起初互相謾罵，後來竟動起武來，姓陸的拏起一把酒壺來，劈面擲過去，把烏大少的面門，頓時劈開，鮮血冒了出來，跌在地上，人事不知。我家小姐畢小玉，嚇得渾身亂抖，一些沒有主意。後來本家上來，叫我到這裏來接你。說有了家屬，方才可以商量一個辦法。那婦人聽了，真嚇得魂飛天外，魄散九幽。定了一回神，方才說道：去是應該去的。不過家裏沒有一個人，教我怎

地走得開呢？那人說：「你不會把門鎖了去嗎？」婦人被她提醒，便即走進，拏了鎖鑰，返身出來，關了門，加上鎖。跳上黃包車，如飛而去。婦人走後，不多幾時，街外緩緩地踱進一個人來，目架托力克，手提司的克，口含茄力克，非常氣概，非常漂亮。走到八九號門口，取出一大穿鑰匙，一管管去配那鎖門。配了多時，方才把鎖開開。推門進去，隨手關好。做書的做到這裏，有一個人來批評道：「這條街裏，雖然稍爲冷僻，難不成沒有一個人來往嗎？黃昏半夜，有一個人立著，配人家門上的鎖鑰，豈有沒人出來干涉的道理。做書的回答他道：「你的說話，似乎不差，不過上海地方，和內地不同。內地的鄰舍，是張家長，李家短，稍爲有些風吹草動，你也來打聽打聽。我也來議論議論，真如拿著雞毛當令箭的，多管閒事。上海地方，不是這樣的。各門各戶，你也不來管我，我也不來管你。每每有同門居住了一年，兩年，彼此都不曉得別人姓名，也是常有的事。現在那人站在門口配鎖鑰，又是服裝極體面的，更有誰去查問他，干涉他呢？閒話休說，且講這人，開門進去之後，衣袋裏拏出一個永備電筒開著機關，

放出極猛的光芒。先走到樓上房間裏，見上面鋪著一張大鐵床，床橫頭是一只梳妝檯，檯旁一口衣櫥。房間中央，擺著一只小圓檯，又有兩把靠椅，一張茶几，在衣櫥的對方，靠壁擺著。那人各處檢查一回，下樓來到客堂裏，用司的克向地板上東邊敲敲，西邊擊擊，繃著一雙濃眉，搖搖頭，也不說什麼。復又走進客堂隔壁一間小房子裏，只見裏面一張小桌子，一張短榻，榻上雖也鋪些破舊的被褥，但是有一種霉濕的氣味發出來，似乎好久沒有人睡臥的樣子。那人留心細察，仍舊沒有得到線索。反身出來，走到客堂後面灶間裏，用電筒照著，但見一座簡便鐵灶，也有一張小桌子，一橫一直的擺著。地上潮濕非凡，小桌底下，鋪著一塊木板，揭起木板，覺著惡臭觸鼻。提著電筒，把光線直射板下，瞧了一瞧，那人雖然膽大，也不覺倒退幾步。你道爲什麼呢？原來板下是一個地穴，穴裏蹲著一個出身露體的女子，徧體鱗傷，幾無完膚。那人又走近身去，開足電光，仔細瞧看，見那女子，年紀不過二十來歲，蓬首垢面，閉著雙目，像死人一般。不過兩邊太陽穴間，似乎微微有些跳動，知道她還沒

有氣絕，又把電光射到穴底，覺著更是慘不忍睹。穴底滿鋪著碎玻璃，這女子白足立在上面，血肉模糊，顫動不定。脛股間有無數小蟲，蠕蠕上下，那人不忍再看，退出客堂，自想道：這雖不知是那一回事，可是這兩個瘦男肥婦，必定是案中的罪人。想罷，便走出門來，到了衙外，報告巡捕。教他派幾個人，守住屋子。如果烏金人回來，即便捕捉著他，不要放走。一面打電話給無錫老大，這肥碩婦人，若果到來，即教焦得魁和千璃巖把她捉住。又教她到隔壁醫院請院長派一個醫生，趕快乘著汽車，帶幾個助手和藥品，到薛家浜某衙，八十九號來救人。看書的諸公！這個眼加托力克，手擎司的克，口含茄力克的人，就是魏彪，肥碩婦人是孟仇氏，地穴裏受虐待的，是孟蘇氏，但是烏金人既在尙仁里畢小玉家，受傷極重，性命尙不可保。怎地又教巡捕等他回來呢？再如焦得魁和千璃巖，明明和魏彪同時出門，不在無錫老大家裏，如何又打電話給無錫老大，教他們捕捉仇氏呢？恐怕諸公還不甚明白，原來烏金人在畢小玉院裏，並未受傷，那相幫，是焦得魁假扮的，黃包車天，是千璃巖僑裝的。

故意騙仇氏到李家圈來，教無錫老大絆住她，以便自己在仇氏住宅，多查察些時。現在既然查察得大致清楚，所以打電話給無錫老大轉教焦干兩人，竟把仇氏捉住哩。後來烏金人從畢小玉院裏歸來，也被巡捕擒著，兩方面都送到法院懲辦。蘇氏驗過傷，也由醫院接去，院長見她傷勢太重，覺著異常束手，輕輕地把她偏身血污洗去，仔細診察一回，纔知內部還沒有重大損傷，不過斷食已經多日，所以氣息奄奄了。趕忙把她全體敷上藥膏，紮好綳布，又在她左臂靜脈裏，注射些興奮的藥水，灌了些牛乳。擡進病房裏，放在榻上，派一個看護婦，侍候她。待到天明，居然漸漸能夠轉動起來，那院長教醫士特別留心，替她醫治。不到幾月，竟調養得完全痊愈。院長因她無家可歸，便教她在醫院裏學醫，蘇氏本來生性聰明，加以經過患難，自然異常用功。畢業後，回到家鄉，也去辦一個醫院，那左右鄰舍，本來敬重她的爲人。自今見她來創辦這種慈善事業，個個樂於捐助，沒有一年，規模倒也辦得很大。這是後話，且說烏金人，和仇氏，究竟是幾時帶了蘇氏搬到上海。仇氏究竟怎樣虐待

蘇氏做書的也要對諸公來報告報告。原來前回書中所說的，仇氏和烏金人，在房間裏切切喳喳的談了好久。便是商量在浦東不能威逼蘇氏，還是搬到上海來，再作計較。因為他們也曉得上海鄰舍，是不管別人家閒帳的。可以隨他心意，去下各種毒手。所以第三天，便來到上海，借定這所房子住著。每至夜深，必用強硬手段，逼蘇氏，起初但用鷄毛帚的柄，當做短杖，沒頭沒臉的亂打。仍不肯依，那末剝去她的衣服，用竹梢紮成一捆，渾身上下，鞭個不休。又不肯從，所以閉在地穴裏，又絕她的飲食。在魏彪發覺的時候，已經餓了幾天了。却說有一天，魏彪閒著無事，在茶樓泡茶小坐。因為時候還早，所以沒看見一個熟人上來，拏著報紙看看，在本埠新聞欄裏，多半載著甚麼某某被綁，某處被劫，某某兩人離婚，某某投黃浦自盡，光怪陸離，無奇不有。自己想道：上海灘上，這樣多事，我們當偵探的，怎地還有空閒日子過呢！拏著茶杯，正在出神，只見那邊茶座上，來了一個女子，仔細一瞧，不是別人，却是無錫老人，趕忙起來招呼，無錫老大說：我正好有事要相煩你，那裏沒有找到，却在



這裏遇見魏彪說：你又在那裏說笑話了，便便當當的焦老二不去相煩，又來相煩我做甚。無錫老大說：不瞞你說，焦老二到南京去了，所以來相煩你。魏彪說：怪道隔壁土地不去求，反遠遠地來求我城隍哩！閒話休說，你要相煩我，到底是甚麼事情，只要我能力所及，沒有不替你幫忙的。無錫老大說：不要客氣，像你這樣有名的大偵探，那裏有辦不到的事呢？又說道：你道我要相煩你的，是什麼事呢？我先要問你，兆貴里花寓那裏的小大姐小珠老七，你是認識的嗎？魏彪仰著頭想了一回，說：我記起來了，這小珠老七是不是蘇州人，年紀可十七八歲，瓜子臉兒，長挑身材，一雙水汪汪的眼睛，似乎能夠鈎魂攝魄的嗎？無錫老大說：不差，不差。可是現在她的眼睛，不但不能夠去鈎攝別人的魂魄，而且她的魂魄，早被無常鬼鈎攝去咧，魏彪說：怎麼她死了嗎？無錫老大說：死了。而且是被人暗殺的。魏彪道：爲甚麼事情被人暗殺？暗殺她的，又是那一個？無錫老大笑道：好個大偵探家，若果曉得是誰殺的，爲什麼事情。還要來請教你做什麼！魏彪也不知不覺的笑了起來。且說這小珠老七，原

是在花寓房裏做小大的，相貌也好，風頭也足，應酬工夫，更加周到，所以花寓非常的喜歡她。這日夜裏，花寓家生意非常熱鬧，一個姓王的客人，擺著雙雙擡，房間裏小珠阿七，和跟局娘姨二寶等一班人，七手八腳，調開桌椅，擺上菜來。一時賓朋滿座，角酒飛觴，弦管噉嘈，羣芳紛至。等到夜闌人靜，客人散去，二寶檢點器物，遺失一個赤金豆蔻盒子。問小珠老七有沒有看見。小珠老七說：這是你管的物事，不見了，倒來問我。難不成我偷了你去嗎？二寶也不肯退讓，起初只是鬪口，後來竟大鬧起來，花寓見他們鬧得不成樣子，只得喝開兩人說：這時你們不許多吵，物事若果找不著，明朝我自有的辦法。兩人只得各自走散。這晚小珠老七又到小房子去過夜的，次日將近下午一點鐘，花寓那裏，還不見小珠老七到來，花寓正在疑惑，只見相幫阿土，匆匆忙忙奔上樓來，短著舌頭說：大大小姐，不好了，小珠老七，被人家殺了，花寓著急道：殺什麼？難道被人家殺了嗎？阿土接著說：殺死了，在隔壁第五家，陸麗珠家門口，花寓知道老七果然死了，無奈阿土又說不明白，只得教他下去，另喚一

個相幫上來，叫他去詳細瞧着瞧看，再來告訴我。相幫去了多時，回來說：老七果然死在陸麗珠門口，橫著身子，躺在地上。面部；胸部；著了許多刀傷。血肉模糊，真是可怕。現在巡捕已到，我想老七既然是我們家的小大姐，恐怕停歇巡捕還要來傳大姐姐的，大小姐倒不得不預備預備。花寓聽說，只是全身亂抖，因為堂子裏向，最怕的是驚官動府，況且這回又是人命關係的事情，自然更加要嚇得魂飛天外，魄散九幽了。後來還是相幫有主意，教花寓叫了本家老王上來，和他相商。巡捕不來傳人，也便罷了；萬一真果來傳，只得求他代走一回，男人家，究竟膽子大些。花寓果然教二寶去請老王。停了好久，方才見老王有氣沒力的，緩緩地，一步一停的走上樓來。一屁股坐在沙發上，還是氣喘吁吁，咳嗽不休。花寓和他說知情由，他只是搖頭不肯答應。後來應許他每去一次，謝他十元洋錢，若果因此受虧，另外再以重金賠償他的損失。那老王本來是個烟鬼，手中雖有幾千花頭，但是愛財如命，聞得又有進項，那有不樂從的道理。當下便一口應承，下樓自去抽他的大烟。無錫老大把小

珠老七被人暗殺的事情，詳詳細細的敘述一回。又道：這事現在還沒有結果，我想小珠老七是蘇州人，這裏又沒有親戚家屬，將來法院裏，不過把鄰里拘來，訊問一回，屍體成殮之後，拍一張照片，登在報上，教親屬具結來領，即可了此一重公案。但是我素性好奇，不查緝出她的究竟來，終覺得心裏不安；所以要來請你帮忙。魏彪笑道：好個女偵探，熱心辦事，社會上受你的恩惠，實在不少。不過這種沒頭沒腦的暗殺案，又沒有線索可尋。二寶雖然和她曾經鬥過口，但於這暗殺事件，是絕對沒有關係的。無錫老大插嘴道：是的。況且豆蔻盒子，早已尋著，更是沒有什麼說的了，講到這事的線索，我到略略有些找到在這裏。我這時且把小珠老七的歷史，報告你聽。裏面有幾種疑點，似乎和這樁案子有些關係。正是

罡風一夜摧花落 滿地疑雲費客猜

不知無錫老大說出甚麼疑點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六回 三角戀愛老七畢命 大戰劇盜肉票奮身

且說當時無錫老大對魏彪說：小珠老七本來姘識一個幫裏朋友，叫什麼馬小龍子，在尙仁里借著小房子。兩人如膠似漆，非常恩愛。每月由小龍子貼小珠老七費用二十元之外，什麼打首飾啊！做衣衫啊！老七有所請求，小龍子沒有不惟命是聽的。所以每夜自生意上，打烊之後，必定急急忙忙，趕到尙仁里小房子裏，去陪伴小龍子。近來不知爲些什麼，老七要他打些首飾，做些衣衫，小龍子一概不肯答應。並且每月貼費，有時也掣不到手，所以老七瞞著小龍子，又姘了一個拆白黨裏的白襄寧，那白襄寧風頭又足，工夫又深，一張小白臉兒，又令人可愛，和小龍子魁梧偉岸的身軀，比較起來，真有天淵之別。無怪老七的愛情，自然而然要移到白襄寧的身上去了。十幾天前，我聽說老七和小龍子，邀了幾個朋友，到茶館裏去寫那拆姘頭的憑據，究竟有沒有拆開，我可不知道，後來老七死的第三天，我到花寓那裏去探聽消息，那花寓和二寶正在那裏檢點老七的箱籠，見箱裏有兩個梅紅紙的帖子，好像婚約合同的樣子，並沒有拆姘頭的憑據。因爲拆姘頭的憑據，是用白紙寫

的，我雖然不認識字，這種憑據，我是時常看見過的。我想既沒有憑據，那拆姘頭，恐怕還沒有成事實哩！既然沒有成爲事實，一方面老七和白囊，又打得火一般熱；那末，這暗殺的事情，未必沒有酸素在那裏作用哩！現在我把老七箱籠裏兩個紅帖子帶在這裏，請你瞧瞧，究竟有沒有拆姘頭的憑據在裏面。說著，便把紅帖子掣了出來，遞與魏彪。魏彪接在手中，先取一個出來，翻開一看，只見上面寫著：

立合同憑據馬小龍子。今因與小珠老七，意見相合，情願同居到老，男不娶妻，女不嫁人。每月由馬小龍子貼出大洋二十元，爲小珠老七費用。三面議定之後，男不許在外勾搭，另有相好。女不許在外胡調，看中他人。如有半路變心，馬小龍子自甘罰出大洋二百元，做小珠老七養老之費。多情多義，永不分離，若要分離。無情無義，恐口無憑，立此合同存照。

憑中高德標

銀柱娘

代筆陸得喜

魏彪看完，說道：果然沒有拆過妍頭，又把那一個紅帖子翻開瞧看，却是小珠老七和白囊寧軋妍頭的合同的憑據。魏彪又道：該死！該死！一面沒有解約，一面又去勾搭別人，無怪人家要和她拚命哩！老大你的猜測，果然不差。現在你想怎地辦法呢？無錫老大說：我想兇手多半是馬小龍子。我知道他住在不倫路德仁里，一百三十七號，要你詳詳細細去查察一番；若果有了真憑實據，即便下手捕捉他，也沒有什麼不可的。魏彪說：那是自然。我準定去辦，明日聽信罷。你現在仍舊住在楊樹浦路嗎？無錫老大說：我現在搬到李家圈富仁里十七號暫住。你有好消息，可以到那裏來告訴我。魏彪說：那便很好，兩人又談了片時，算還茶資，各自走散。魏彪回到寓所，齊嵐光見他回來，趕忙起坐相迎。魏彪坐下，把今日遇見無錫老大的事情，一一告知。齊嵐光說：那末你明日又要辛苦了，我祝頌你馬到成功。說罷，呵呵大笑。次日，魏彪穿著商人服裝，趁著電車，一徑來到不倫路德仁里，認明門牌，敲門進去，問馬先

生在家嗎？裏面出來一人，身軀高大，操山東口音，年紀大約二十四五歲。向魏彪問道：你是那裏來的？找老馬有什麼事情？魏彪說：我從李家圈來的。找馬先生，有一樁事情和他談談。那人極誠懇的說：事不湊巧，他剛纔出去了，問甚麼時候可以回來，那人說：今天恐怕不能，大約明日午後，必在家裏的。魏彪別了那人，又走到高秋圃家，說知情由，又約了一班夥計，準備明日直搗黃龍，擄此醜類。次日，大家結束好了，帶了手槍，三三兩兩的，或坐黃包車，或趁電車，先後來到不倫路，等到人已到齊，尋著德仁里一百三十七號門牌，魏彪擡頭一看，只見門框上釘著一塊嶄新的朱紅漆黑字的公館牌子，上面寫著瀏陽譚公館五字。不覺心裏一呆，急忙回頭，搖手示意，教高秋圃一班人，不要動手。自己站在門外，窺探一回，只聽得裏面有許多婦女笑語聲，小兒啼哭聲，自己想道：難道我把門牌認差了嗎？仔細一看，的確確是昨日來過的一百三十七號，不覺暗暗的自說道：失敗！失敗！回首向高秋圃等一揮手，教他們退去，自己又到鄰近人家訊問一遍，有一家一個老人說：這一百三十七號，



本來住的是幾個不三不四的男子，昨日下午已經搬到別處去了。這劉公館是今天上午纔搬進的。魏彪又問，你可知他們搬到那裏去嗎？老人說：這却不知，不過他要曉得他的去向，或者有個法子，我看見昨日他們是乘著四千六百五十七號的汽車，載著一個滿臉蓋著一方大手帕的人，好像生病怕風的樣子同去的。你要查他下落，去問四千六百五十七號的汽車夫，必然知道的。魏彪謝了老人，又到一百三十七號，敲門進去。問公館裏的人說：這裏有空房出借沒有？一面談話，一面四向環顧，見果有許多行李，縱橫堆積。確是新進屋的樣子。那公館裏的人說：沒有房子出借，魏彪也便回身出來，和高秋圃等各自回家。齊嵐光忙問道：回來了嗎？所事如何？魏彪道：慚愧，慚愧，他們已經搬家了，遂把剛纔經過的事實，告訴齊嵐光，又道：現在只有先去向四千六百五十七號汽車的車夫，調查一回，再作計較。齊嵐光說：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方才方嘯海先生來訪你，又有一樁綁票案，要託你偵緝。他說：有一個朋友，叫胡文詠的，在北蘇州路，被匪徒架去。昨日晚間，胡文詠有信到家，說要

三千元去取贖，限定明日上午十一時，把鈔票用報紙包好，放在某處字紙籠裏，屆時匪徒自當去取，胡家的家屬知道方嘯海和你要好，所以託他轉來煩你的。魏彪道：你說交款是定明日上午十一時嗎？這事又是迫不及待的，我只得趕緊去辦，把馬小龍子的案子暫擱一擱罷！看官！你道這胡文詠是被那一個綁去呢？原來也是馬小龍子所做的。那馬小龍子，雖是幫裏的朋友，平常打架，拆梢，是慣做的老手。至於綁票的事情，還是破題第一遭。他自從姘識了小珠老七之後，費用日大。起初還可以勉強支持，後來竟有些過不下去了。所以老七要他做衣服，打首飾，他不肯答應，並非是愛情消失，實在是爲經濟壓迫所致。我替他想起來，也是一個愛河情海裏的一個可憐蟲哩！閒話少說，且講馬小龍子和一個兄弟馬環，又有兩個同夥，在北蘇州路，把胡文詠架到不倫路德仁里一百三十七號樓上，便七手八腳的把胡文詠的衣袋亂摸一回，並沒有什麼東西檢查出來，那胡文詠雖是個商人，膽量到也很大，見他們有些毛手毛腳，便笑道：你們做事，似乎太不漂亮，我想你的目標，不

過是要弄幾個錢。我姓胡的，雖不是大資本家，幾千洋錢，是拏得出的。寫張條子去取，馬上可以拏來。但是你們也要客氣些，這樣動手動腳，算什麼道理呢？馬小龍子聽了，倒覺一呆。趕忙放下笑臉，說：胡先生！真高明，我起初當你是個阿木林，實在抱歉得很。快請坐下來，大家談談。胡文詠正色道：我是個索性爽直的人，支支唔唔的做事，我是不歡喜的。你可爽直說，到底要我多少？過多我是不能承認。二三千是可以答應的。馬小龍子見他這樣慷慨，也不過於留難，說：準定三千，可是你的款子，是怎樣交法呢？胡文詠說：這是隨你喜歡，我是沒有做不到的。馬小龍子說：你寫封信到你家裏，教你家裏人，把鈔票用報紙包好，上面寫一個胡字，限定日時，不得遲早，放在某處字紙籠裏，臨時，我就教人去拏。你道好嗎？胡文詠道：好極好極！你且拏紙墨筆硯來，我照你寫就是了。馬小龍子果然拏出文具，放在桌上。胡文詠提著筆，照馬小龍子所說的，寫了一封信。下面寫著胡文詠的姓名，簽了字。信封上又寫了住址，及收信人姓名。交與馬小龍子，馬小龍子接著，如獲至寶。當時貼足郵票，投在馬

路上郵政筒內。一面拷酒，叫菜，優待胡文詠。胡文詠也樂得飽餐一頓，納頭便睡。當時胡文詠酣臥沉沉，正是魏彪第一次來調查的時候。應門的大漢，便是馬瓊；那馬瓊認得魏彪是個偵探，知道事情不妙，所以敷衍他走了，趕忙走進和馬小龍子說知，大家商量一回，決定走之大吉。這時胡文詠正好索酒渴飲。馬瓊便斟了一盃茶，和著許多安眠藥水，與他飲了。叫部汽車，把白巾蒙著胡文詠的面部，裝做有病的樣子，扶上汽車，風馳電掣的不知開到那裏去了。這便是鄰居老人所看見的實在情形。現在又要講到魏彪自接到方嘯海的信，遂請高秋圃去交款，自己和伍陸等探夥去巡風，當下把幾張報紙，包成鈔票樣子，外面寫了個胡字，預備明日出發。到了第二天早晨，果然和高秋圃率同伍陸等來到某地，魏伍陸三人四向走開，裝做遊逛的樣子。高秋圃拏著報紙，等到信中約定的時間將至，即便投入字紙籠裏，緩緩走開。停了一回，果然見一人，賊頭狗腦的走到字紙籠邊，伸手進去探摸，摸出報紙。見他面上露出很喜歡的顏色來，拏著報紙，拔腳就走。魏彪遂即右手拏著手槍，

左手取出警笛，轟地一吹。高伍陸等，一擁上前。七手八腳的，把那人捉住，押著同去。做打起來，方才曉得他叫馬琅。並且招出馬小龍子現在住在薛家浜某里，便即把他解往官廳，然後牽著衆人，乘了汽車，前往捕捉。到得薛家浜，認明門牌，破門直入，只見裏面有兩人，慌慌張張的，似乎有甚麼特別事情發生。衆人即便上前，把他拏住。問他姓名，堅不肯說，又到各處搜尋一回，也沒有什麼可疑的形迹。後來走到樓上，只見樓門緊閉，裏面似有呻吟的聲音，破門入內。見一人橫身躺在地上，胸部和腿間，血跡模糊。衆人吃了一驚，疑是胡文詠被擄。趕忙走近身去，仔細一瞧，見他服裝，又不像胡文詠。心裏方才稍安，下樓來，又問兩人這受傷的是那個？兩人仍不肯說，不得已把傷人車往醫院，押著兩人，一同來到官廳。轉解法院歸案。且說胡文詠自從飲了安眠藥水之後，直是和死人一般；所以任他們搬到薛家浜去，一些也不知道。直到第三天，方才蘇醒，睡眼朦朧間，見自己身體，睡在一間小樓裏。榻前板凳上，坐著一人，似乎是監守他的樣子。和不偷路的房間，絕然不同。心裏不覺疑惑起

來。自己想想，這是甚麼道理呢？難不成事情又有變化嗎？坐了起來，裝著沒事的一般，笑嘻嘻對那人道：我真醉糊塗了，是幾時搬場的？好個小結構的精緻房間。那人道：胡先生，這房間是不好的，暫時委屈委屈，待等先生回信到來，便可送先生回府。胡文詠猜不出他的悶葫蘆，心裏總覺著不安，下得床來，見這小樓，前後開窗。前窗下面，是一個天井。後窗却臨一條極靜僻的小術。床的橫頭是門。出門左折，便是下樓去的扶梯。胡文詠看得明白，向那人道：昨日醉得和泥人一般，今天還是口渴異常，請你泡壺茶來，那人說：可以！便走到門口，向下面喊道：胡先生起來了，快打臉水，泡茶上來。連喊幾聲。不見下面答應。知道馬小龍子等都出去了。大都是爲著到某處字紙籠裏去取鈔票的。原來馬小龍子一幫，共是四人，馬環是取鈔票去了。馬小龍子和另一個人，趁胡文詠還沒有睡醒，到外面去吃些點心，所以任憑喊啞喉嚨，終歸沒有回答。樓上那人，知道下面沒有人，自己又不便下樓去泡茶。只得對胡文詠說：對不起，略停片刻，茶當就來。胡文詠說：略遲不妨。口裏雖是這樣說，心裏却

轆轤般在那裏轉念頭。他想我家信已經寫去，他們可以安安穩穩的去取鈔票。現今忽然搬起場來，是什麼用意，却是不可猜測的。但是事情究竟是極危險的，不如趁他們只有一人在這裏，何妨打倒了他，溜之大吉。我於國技上，雖不甚精。總算也略略練習過的；這樣一個膿包，想來也容易對付。主意已定，便又向那人道：我實在口渴得很，請你再去喊一聲茶來。那人心裏也很焦急，便又走到扶梯口去喊。胡文詠跟進一步，驀地裏，照他背心一拳。那人知事不妙，急回身取出手槍開放，却巧中著胡文詠左臂。胡文詠也不顧疼痛，更進一步，飛起右腿，適中那人右腕。手槍立時墜下。復又當胸一拳，那人仰跌在地。胡文詠趕忙拾起手槍，接連幾發，那人方纔睡著不動。胡文詠知道事已了結，急忙閉上房門，瞧瞧自己瘡口，知道不曾重傷。遂向前窗往下一望，大門仍舊閉著，回轉身軀，竄出後窗。往下一躍，腳踏實地。走出小術，便趁電車回去。這回事，距魏彪等來捉拏馬小龍子時，不過一個鐘頭。正是

除惡何妨用辣手

打開羅網出樊籠

不知以後再有甚麼神妙的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二十七回 綁匪成擒兩案鑄鐵 女郎失竊一串排珠

話說胡文詠將看守的匪徒，擊倒之後，仍回到房間裏去，察看了臂上傷瘡，却只損了些枯皮，並沒重傷；他看了一眼，不敢多耽擱時候，以免馬小龍子等回來，脫不了身。故就窻口躍到平地，出了小術，徑自回家去了！魏彪等捕了馬琅，詢明他們的機關，是在薛家浜，當下不敢怠慢，便雇了一乘汽車，風馳電掣往目的而來。到了薛家浜，認明門牌，一哄而入，上得扶梯，只聽得一陣子哼聲。好像病人一般；走到屋裏一看，却是一個人直僵僵臥在地上，血燥滿身，魏彪不覺一驚！暗想莫不是來遲了，胡文詠已被他們撕了不成？仔細一打量，見那人短衣赤足，却並非是胡文詠，才知道胡文詠一定乘人不備，將看守的打倒，乘機走了！這受傷的一定是匪黨，當下照魏彪的意思，要將此人先行送往醫院，然後再設法捕捉馬小龍子。高秋圃道：照我的意思，馬小龍子一定是出外購物，留此人看守，胡文詠看他孤獨，故擊翻他走了！我



想沒有多少時候，就可回來的；此刻若將傷人送出，萬一被他瞧見，一準給他逃了。當時就留焦得魁守屋，高秋圃、魏彪、千禧、巖分頭埋伏在左近。果然未及半小時，馬小龍子和那個伙計江北阿三，歡歡喜喜的走過來，他還在說：此刻我家老二，想已得手回來了，這一次真好造化，可以舒服幾天了！一邊走，一邊講，不想恰被魏彪聽見，魏彪原來不認得他，一聽此話，便知道就是他了；從後面跟將上來，故意高聲喊一聲小龍子。馬小龍子聽見有人喊他，便回過頭來，見是一個不相識的人，情知不妙，欲待要走，魏彪早已撈出手槍，按機預備；一面吹起警笛，高千二人也圍上來，將二人捉住，鏢了手，湧到屋內。一面將那受傷的人，送往醫院；魏彪一面問馬小龍子道：你如今可以招供了！馬小龍子道：叫我招供些甚麼？那胡先生，確是我們將他帶來的，如今已被你們救去，又沒損他一個金錢，又沒有傷他一根毛髮；其餘有甚麼可供？魏彪啐了一口道：誰問你架胡文詠的事！我要問你的是謀殺小珠老七的案子。馬小龍子道：這種事情，關我甚事！怎麼來問起我來，不是笑話麼？魏彪道：你不要

狡賴了！你不肯說，我說給你聽可好？你起先和小珠老七打在一起，很是親熱，後來你沒有多錢去報効她，她就不大滿意，漸漸的和你疎淡了；後來一發認識了白囊，兩下又勾搭起來，竟要和你拆伙；你大概在死前的一兩天以內，到過她那裏，看見了她們的親昵情形，就啓了殺機。因爲我連帶知道你去架胡文詠，也是想借此撈幾個錢，去結好她的；并且你見她們親昵，一定在架胡文詠以後。你正想結好她，她却反而冷淡你，也許她對於架胡一案，事前知道，那時便拿出首控告來折服你；你恐怕她真的做出來，于己不利，故決計將她殺了！小龍子：我這一番話可不錯嗎？馬小龍子聽了這些話，嘆口氣道：算了算了，我真佩服你遮莫是一向跟在我後面的麼？否則怎麼會知道的恁地詳細呢？此時魏彪點首微笑，好似表示他的成功。馬小龍子既然俛首承認了，便由魏彪等將他交給了巡捕，押到官廳審訊，按律處罪，與我無涉。當下魏彪、高秋圃等一千人，辦完了這一起連環巨案，也各自回家去了！魏彪和焦得魁是住在一起的，回到家中，閒坐休息。魏彪、焦得魁二人，趁片刻閒暇，

七搭八搭的談天，正在高興，忽一陣鈴聲，不知何處打電話來了。魏彪連忙拿起聽筒，問道：喂——你是甚人——可有甚麼事情？那時聽筒裏邊一陣嗡嗡的說話，只是聽不清楚；魏彪唯唯諾諾了一會，又道：知道了！如此我立刻就來，說罷便掛上聽筒，搖了回鈴。向焦得魁道：我們當偵探的人，真是忙人；一案剛才破獲，一案却又發生了！白克路的李家小姐，剛才打電話來，說是失竊了一條金鋼鑽項串，要我去替他偵探，只是電話之中，沒將經過情形說明；想來內容一定又是離奇怪誕的，否則決不會來尋到我們的。焦老二：你可有興致和我同去一探？焦得魁道：怎麼不去。于是二人略整衣冠，一同出來，乘了街車，到白克路來。到了李公館門前，只見有一個年輕少女，站在門口張望，好像是等甚麼人的一般。魏彪走過去向少女點了點頭，遞上一張名片；少女看了，異常歡喜道：我正在此奉候，魏先生却已來了！那一位尊姓？魏彪又替焦得魁介紹了。少女道：二位請裏邊坐，于是一同到書室中坐下。少女先致歉道：我有一事奉托，却反勞二位奔波到此，心中萬分不安，還望二位原諒！魏彪

道：不必說這些廢話，請將那竊案經過情形，詳細告知爲幸。少女道：那金鋼鑽的項串，是我生平最愛的一件飾物，價值約在二萬元以上；因此並不和普通飾物，安放在一起，是另外用一只紅木小匣盛着，藏置在保險箱裏。而且我平日出去，也不常用他，恐惹宵小的注目；前天因爲赴親戚家喜筵，偶然用此項串，如今也可說是我最後用此項串的一次。戚家回來之後馬上卸下，仍舊安放在木匣內；只是當夜太疲倦了，一時忘懷，沒將他鎖入保險箱，直到次日下午想起，重去安放在箱內，也不在意。今天因爲開這保險箱拿別樣東西，看見那匣子，偶然揭開一看，那寶貴的心愛的金鋼鑽項串已不知去向！我心中實在驚異極了！暗想除請魏先生幫助之外，再無別種法子，故馬上就打電話過來。魏先生：你想這事情奇怪也不奇怪？無論如何，總請你幫忙破獲此事才好！魏彪道：你在臨睡起到次日放串，中間可曾離過房間？少女道：並未，我因上夜睡時已晏，又連日奔倦，故直睡到次日一點鐘以前才醒。醒了就想起了項串，亟忙將他藏過，問你房中，就是一個人，或有其他？答：只我一個。

並無旁人。魏彪說現在請你引我們到臥室去察看。少女便將他二人引入臥室；此室非常清潔寬敞，前後都有四扇玻璃窗；前面是一片小小草地，窗下放着一張寫字檯，檯上放着許多洋裝書籍，桌旁安着幾張坐椅。後面的窗是臨街的，那條街狹窄的很，也可說是小街，一排都是人家的後門，平時沒有人跡的。後窗之下，一邊橫置着一張梳粧檯，上面都是些化粧應用的東西，對面就是一隻保險箱，外邊是臥床，臥床之外，又是幾張桌椅，布置簡單有序，那地板上還鋪着絕厚的地毯，行走其上，毫無聲響。魏彪看了一回，先向窗外各處巡察一番，然後走到保險箱旁，四周察看，聽了兒從身旁撈出一大串鑰匙來，向鎖孔內配去，一一試過，却沒一個可以開。他唧唧着嘴說道：這箱上之鎖，倒真個秘密，這賊人的本領，可真不小，却能將他開過。又向少女問道：請你把箱上的鑰匙給我。少女便從身旁取出，遞了過去。魏彪接過，馬上把保險箱開了，果然見一隻紅木小匣子，放在第二層的櫃屜中間，便問道：這匣子是一向這麼放的嗎？前天安放過之後，可曾動過？少女道：不錯，原一向這麼

放的，今天我會開過一次，就是在發現失竊的時候。魏彪就取起匣子，向四旁瞧了又瞧，好像這匣子上有甚麼秘密的一樣，半晌才開出來，略看了看，依然放在原位。魏彪一邊低頭察着地毯上的足印，也沒有甚麼發見。魏彪笑了一笑道：這鐵箱照我看來，堅固固然不必說，就是那鑰匙的秘密，實非普通外來竊賊可以開啓；不知此箱購了幾時？是你自己去購買的，還是他人去購買的？少女道：是我自己去購買的。魏彪又道：這鑰匙一個還是兩個？購買之後，可曾離過你身？少女道：鑰匙只有這們一個，在一月之前，舅母曾來問我借過，說是他家的鐵箱鑰匙遺失了，特來商借一試，如其能開，就好另配了！借去之後，次日就來還我的。此外這鑰匙却從未離過我身旁。魏彪聽了，喜形于色，好像此案已經破獲的一般，說道：如今我們暫且告別，一星期之內，定有好消息報告給你。當下辭別出來，與焦得魁與匆匆同得家來。向焦得魁道：老二！如今有一事，你須趕快去辦，就是王同生住在何處，和甚麼一類人往來，一向又做些甚麼事情？你須打探明白，快來回報。焦得魁道：你不是以爲此案

和王同生有關係麼？畢竟從何疑起？魏彪道：起初我對於此案，也是毫無把握，及聽李小姐說出那借鑰匙一事，對於此案，就得到了兩個大關鍵，雖不能斷定王同生是個竊賊，對於他的行止，却不容不知道，以便着手進行。正說到此，已開上飯來，二人飽餐一頓，洗過了臉，焦得魁便自去行事，正是：

魑魅縱能逞幻技 燃犀終得燭神奸

欲知焦得魁此去，探聽些甚麼出來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十八回 運靈機案情漸白 設巧計寶串歸來

話說二人飽餐一頓，焦得魁獨自出門，去探聽那王同生的行止。一路上便走到李公館的後門跟首，行了片時，恰好有一個僕人開門出來，他便僞意上前問道：這裏可是王公館麼？那人道：你難道不生眼珠子的麼？門上明明寫的李公館，怎麼不看見？焦得魁道：朋友休要動怒！我是不認字的，故而弄差了；只不知王公館，在于何處？那人道：王公館多着呢！問信也知道主人的名字，方始行得，單單說王公館，又誰

知道你找那一個姓王的呢？這樣冒冒失失的，怕找到來世也找不到的。焦得魁道：這倒一時忘却了，我要找的，就是王同生少爺家的王公館。那人道：如此你却弄錯了，那王公館在愚園路呢！又將門牌號數，詳細告知，焦得魁謝過那人，便自向愚園路而來，尋到了某號門首，只見一部棕色汽車，正停在門外，那汽車夫兩眼望着裏面，好像等甚麼人出來的一般，焦得魁一面記清了汽車號碼，一面躡向前去，離汽車約三百步光景，踱了一會，果然見一個年輕的人出來，坐上汽車，發動馬達，便風馳電掣而來，一轉眼已掠身而過，往前去了。焦得魁想此人不知是不是王同生，倒不免乘機去問過明白，便又重複到王家門首，按了門鈴，就有一個女僕出來，他問道：你家少爺在家嗎？那女僕說：你是那裏來的，尋少爺何事？焦得魁道：我是從白克路來的，有句話要向你家少爺說。女僕道：你來得不巧，少爺剛才坐車子出去，真是脚前脚後，你如要尋他，須明天來。焦得魁便道：你可知道少爺此刻到甚麼地方去？的女僕道：他左右不過幾處總會，幾家堂子裏走動罷了！焦得魁便告辭而去。暗想：



那剛才坐汽車的，果真就是王同生，既然他在總會堂子裏廝混，蹤跡就容易尋覓了，便雇了一輛黃包車，一直往著名的大總會而來。只見門前停滿了汽車，他定睛一看，那棕色汽車，恰也停在那裏，再細認號碼也不錯，知道王同生正在這裏，便走入總會，找到一個名叫小雄的執事，原來此人也是焦得魁的朋友，一見了這位大偵探，便知又有了甚麼案情，便引到一個僻靜的所在，問道：焦老二今天到此，有何事故？焦得魁道：有一個王同生，你可認識？答道：他是這裏的老主顧，怎麼會不認識呢！焦得魁道：如此甚妙，請你把此人的來歷，詳細告訴我，改日重重謝你。小雄道：此人是廣東富商的兒子，只他一個，並無兄弟，故一向嬌養慣了，而且又有百十萬家財，故平日除了狂嫖濫賭之外，並無別種事情可做；這裏却是他日常消遣之所。焦得魁又問道：他平日所交的朋友爲何？答稱：都富商巨賈，並無下流人物。又問他品性如何？答稱：和藹慈祥，溫文爾雅，毫無一點驕矜之氣。焦得魁便笑道：閒談好久，到擋你的正事，如今我要去了，改日有事，還要請你幫助呢！說着就走了，一徑回到家。

中，此時魏彪出外未歸；等了約一小時光景，魏彪從外而入，一見便問所事如何？焦得魁將上面情形報告一番。魏彪道：「正和我所得略同。但我知道王同生的父母，非常曬愛，他要甚麼是甚麼，從來不去拘他的；而且那位李小姐，還是他的未婚妻。照此看來，剛才倒錯疑了他！說着，燃上紙煙，徐徐吸着，瞑目深思，一聲兒也不響，一連吸了四五支紙煙之後，竟自走入臥室去了，焦得魁見時光已晏，也自去睡。次日起身，魏彪已不知在何時出去，焦得魁獨自尋思，他此去必定是進行那件竊案；我何不也獨自進行，倘若能夠先他破獲，那就可以聲名大震了！便到各珠寶店去調查了一番，並無頭緒；又向珠寶掬客茶會上，去探問，走到半路，忽然對面來了魏彪，劈頭就問道：焦老二，你可是想上珠寶茶會去？我已去過，並且已關照過他們，說是有人要買一串項串，須綠寶石和金鋼鑽鑲嵌的，只要東西好，價格高些，倒不要緊，日內必有一大批寶物入我們眼簾呢！說着就同了焦得魁到公園去散步。當下二人遊玩一番，便徐步而回。從公園出來，本來都是極冷落地方，原有一條淤浜，已經

填平了，二人正在浜上面走過，魏彪道：「焦老二，你可知此地從前是甚麼所在？」焦得魁道：「記得似乎是條小浜，後來因堆積垃圾，有礙衛生，由一個外國人出資，冀除清潔，填平了的。」魏彪正待說話，忽覺得腳底下楞楞的發動，好像有載重的汽車，經過地面的一般，不覺詫異起來，四面却又並無車輛經過，他便記著心上，那焦得魁究竟沒有他來得精細，故還是七搭八搭的閒談，他也含糊答應着，並不注意，一路上回到家來，已是飯時。吃過了飯，焦得魁雄心不死，還是出去尋他的佳運；魏彪却悶坐在家，專等李小姐和王同生的回信；直等到三點鐘光景，果然有人送了一封信來，魏彪拆開一看，不覺喜形于色，好像已經捉到竊賊一般，原來他沉思了一夜，又尋出了不少疑點，逐點寫明把信送去，叫他們答覆，現這一封信正是二人的覆音，內中不知說些甚麼？他却如此歡喜。他將那封信，詳細細的看了好半天，才放入衣袋之內，站起身來，穿了馬褂，出門雇了一輛黃包車，直奔李家園，富仁里十七號而來，尋那無錫老大。無錫老大正換了衣服想出去，一眼看見魏彪急匆匆的走來，

知道有甚麼事情，便道：魏老大到此何幹？魏彪一屁股坐下道：你前番將小珠老七的事託我，居然替你辦到了；如今却有一件事，非你不辦，特來相煩，還望你這位女大偵探，助我一臂呢！無錫老大道：說了一大篇話，兀自弄的人茫無頭緒，案情却一些沒說明，真教人愛莫能助！魏彪就將此案始末，詳細告知，又從身旁撈出一紙名單來，指給無錫老大了，附耳低低的說了半天話，也不知說些甚麼？只見無錫老大不住的點頭，并且含笑說道：那人我到認識，如其照你的理想，那倒也並非難辦的事，只怕其中還有曲折，就難辦了！魏彪道：有那幾個證明，此事決不會錯？包你馬到成功；只須臨事時格外留心，不露馬腳便了，所有應用的東西，明天午後，定可送過來，給你應用。無錫老大道：這們一來，明天却教我裝一回闊呢！但若非我平時歡喜粧飾，頓時如此，怕不惹人注目嗎？魏彪笑道：若然你平時不歡喜花蝴蝶般的粧飾，我也不至于來請教你了！總不見得特地，去惹人家注目。二人說笑一回，魏彪告辭而歸，那時焦得魁已經在室，一個人沒精打采，一聲不響的坐在沙發裏。魏彪

見他如此，知道他又白忙了半天，終歸失敗；却故意揶揄道：「焦老二，想你出去了這好半天，定有甚麼好消息得到！焦得魁，嚙着嘴，連連搖頭，說是毫無成績；不知你此間可有甚麼佳音？」魏彪道：「却也沒有，現在一線希望！就是那珠寶捐客方面。明天拿項串來看時，也許李小姐所失之物萬一在內；如其在內，尋根究底就容易了！若不然也只好另行想法。其實魏彪這一番話，都是假意，有心和焦得魁鬧着頑罷了！他對於此案早就有了把握，香餌也安排下了，只在那裏等魚兒上鉤，焦得魁處在悶葫蘆中，又怎麼會知道！一天無話，到了第二天午飯之後，就有許多珠寶捐客，各自帶了寶物，來到魏彪家裏，請他選擇；魏彪一一看過，問了價格，揀了一兩件最好的留着，說是這件東西，是人家託辦的，一時不好自專，須等本人看了，再行定奪，暫時將此物留下，隔兩天來討回音。那捐客是向來深知魏彪的，故雖價值萬把的寶物，肯放心留下。魏彪送過了各捐客之後，就吩咐焦得魁將所留之物，馬上送到李家圈去，給無錫老大應用。焦得魁心中狐疑，不知他葫蘆中賣的甚麼藥，又不好問，

只得依言將各送去了，回覆過了魏彪；這一日魏彪儘管閒遊，若無其事，第二天又是如此；焦得魁却急起來了！對魏彪道：你不是允許過李小姐一星期之內，可以破案的麼？如今已第四天了，再有三天不能破案，我看你還能保持大偵探的令名呢！這樣閒遊浪蕩，等那竊賊來自行投案不成？魏彪聽了笑道：老二，你也何苦如此着急，我既然答應了人家，自有方法應付得，不消你如此憂心，告訴你罷！我早已布置好了！遲至後天，一定可以水落石出，你等着瞧罷！當下焦得魁也不好說，只索走了開走。魏彪又到李家圈去了一躡，沒看見無錫老大，半路上遇見了兩個朋友，拖着上館子，直到夜深才回家，此時無錫老大已坐着等候，見他回來，便把經過之事，報告了一番；魏彪道：如此再好也沒有，一準照此行事。無錫老大也不久留，便回去了！次日魏彪向焦得魁道：你今天不可走開，等一會我同你去捉鯊魚去，焦得魁也明知去幹那老調兒，便不說，一點鐘光景，二人同出，乘街車到愚園路王公館來，恰巧王同生並未出去，見了二人，不免寒暄一番。魏彪道：我今天特來尋件失物，不知

秋菊何在？王同生道：此刻不在家，出去買東西去了。魏彪道：我要請王先生引我到他的房間內去，查看查看。王同生便引了二人到一間狹小房間之中，說道：這便秋菊的臥室。魏彪見一桌一榻之外，只有一只小小考籃，並無雜物，四面察看了一會，忽俯身向地板上細看，笑道：這小廝倒也精細，說着，便取出一把小刀，將一塊地板撬起，底下却有一個小小紙包，打開來看時，原來是包着一個鑰匙，却正是王同生後來所配的。此時早把二人看得呆了，焦得魁道：這是怎麼？只是李小姐的項串何在呢？魏彪道：此刻大約已在李小姐頸項上了！我們在此等一會，他們不久就會來的。王同生重引二人到會客室裏坐下，正弄得莫明其妙，要想詢問根源，忽一陣笑語聲中，走進兩個女子，頸項間都掛着晶光燦爛的寶串，一個是李小姐，一個却是無錫老大。魏彪即起身相迎道：恭喜小姐，此刻總算完璧歸趙了！李小姐笑容可掬的謝道：要不是遇見了你這位東方福爾摩斯，恐怕這項串永無歸還之期呢！但不知大偵探操了何種神術，竟能如此當下大家就坐，魏彪洋洋得意的說道：現在案已

破，我不妨將前後事情，向各位報告一番，正是：

灰線草蛇留跡象 靈心慧眼察秋毫

欲知魏彪報告出甚麼事情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二十九回 揭疑雲小丫鬟述供 傳警信大學生失蹤

話說魏彪很得意的對衆說道：如今案已大白，衆位對於案中情形，恐怕不十分明瞭，不妨待我來詳述一番；我在此案發生之後，雖然頭緒紛繁，一時不能斷定，但對于借鑰匙一事，確認爲本案最大關鍵，察看臥室，又不見有半點兒外來痕迹，即是地毯上的足印，明明是普通出入之象，故斷定是熟人。因此而聯想到借鑰匙一事，就疑心到王先生家中人身上，後來往各方證明，才寫信給李小姐，請你們將傭人的來歷，詳細開明，以便參考；又得到王先生的答覆，說原配的鑰匙已尋到，後配的鑰匙，却又不見了！才知道我當初的理想是不錯的，你們想：第一次失鑰，或者是偶然的，第二次的失鑰，難道又是偶然麼？恐怕天下沒有這般巧事罷！既非偶然，那末



一定有人偷去的了！如此想來，那竊賊可斷定是王先生府上的人，失鑰和失串，既有相當關係，偷鑰匙的賊，一定就是偷寶串的賊，不消說了！當下又在王先生開來的那張傭人名單上去研究，那個陸媽是王先生的乳娘，在他家已二十多年了，從來誠實，並無可疑，那車夫阿三，平日又不到內室的，也不至于做此事，其中可疑的，只有秋菊一人。他雖江北人，父母也不在上海，却有個姨娘，住在李家圈，丈夫是做裁縫的，時常和秋菊來往，這就使我的目光，不能不專注于秋菊身上，然而秋菊年紀還小，沒有如此大胆，暗中一定有人指揮操縱他，那背後的人，一定就是他的姨娘了；再從這一層理由推想上去，那贓物不在秋菊身邊可知，但那鑰匙，既能開兩家的鐵箱，他自然視爲珍寶，藏在最秘密地方，以便有機會再用。王同生聽到這裏，不覺插嘴道：魏先生怎麼斷定是秋菊所藏，不作與他連同贓物，一起交給他姨娘麼？魏彪道：鑰匙若交給了他的姨娘，痕迹是沒有了；但臨時應用起來，往返去取，豈不周折岔事？況且這小小一件東西，容易藏置，若放在隱僻之所，誰能尋到呢！故我

斷定是秋菊藏着。才來查勘，見他房中什物很少，却無藏置之所，忽然足觸一塊地板，好像活動的，留心一看，那塊地板旁邊，却有撬刀的痕迹，甚爲顯著，而且不止一處；就知道他的秘密，一定在那活動地板之下，果然被我將鑰匙尋出。至于那一方面的事，是我前天委托無錫老大去幹的，經過情形，我也無從懸想，只好請無錫老大口述了。無錫老大也笑了一笑道：「今番我却去串了一齣新戲，倒也非常有趣！前天魏老大來問我可認得那江北婦人，我就知道又發生了甚麼案子，恰巧我近來因爲做幾件衣服，故常到他家去，和他相識，有時他也到我家來談天，來往非常殷勤。當下魏老大就叫我裝飾得奢華，故意招搖給他看，而且一定要掛項串，好去打動他，果然靈驗，正好焦老二次日送飾物來了，不多片刻，那江北婦人也走過來，見我在那裏揀看寶串，他便問道：「這麼一個項串，要值多少銀子呢？奶奶好福氣，夠得有些寶物，又不絕口的稱讚，我當時故意引逗他說：『這一串東西，錢倒不值多少，却是一個朋友送我的，小姊妹們見了，也都和你一般的眼熱，還有一個結拜姊妹，他

家裏有了整萬的家私，也要想買一串金鋼鑽項串，却是看來看去，總沒有好的；非但比我這串高的沒有，連比得上這副的也沒有，他因此不樂，屢次叫人過風給我，說他肯出整萬銀子。本來這麼一件東西，姊妹的義氣，送也送給他了，只是人家送我的，倒不能不留個紀念；我預備替他物色個好的，送給他去。那婦人聽了這話，好像非常歡喜，我又故意問他道：「隔壁嫂嫂，你可知甚麼人家有些寶物？如有時，做個掮客，也好賺他幾百塊錢回佣，豈不是是好！那婦人道：『奶奶不要來取笑，我們窮人，那裏見得許多寶物？就是見到了，也那裏分得好壞！』是前回在陳家少奶奶那裏，也看見過差不多的一串，據他說是連月打花會失利，弄得手頭不靈，想把那串寶物賣了濟濟急，也曾托過我；這還是前月的事，不知現可賣掉了沒有，既然有人要買，不妨待我去問一下。我知道事已入港，便又重重托他，果然他夜間就拿來給我看了，並且說那邊要淨到手一萬塊錢，回佣另加；我見那寶串和魏老大所說的一般無二，確是李小姐之物，當時教他暫收了，說明日帶我那姊妹來看，他回去之後，我

便去告訴了魏老大，他便定下了計較，今天便去約了李小姐，一同到我家中，叫那婦人拿寶串過來，可是他一見了李小姐，不覺吃了一驚，露出那疑懼的神情，原來他却也認識李小姐。當下我就對他說道：「隔壁嫂嫂，快拿那寶物出來，還給原主罷，他一聽此話，就想脫逃，早被子璃巖攔住，奪下項串，還給李小姐，現在已押往捕房去了。這裏的秋菊可問過了沒有？」魏彪道：「還沒有，等你們同來聽審呢！」王先生請你去望望秋菊回來了沒有？」王同生去領一個小丫鬟進來。魏彪道：「你的事，如今都穿綑了！我知道這並非你的本意，你快快招罷，我們並不難爲你的。」秋菊道：「這都是姨媽教我做的，他說人家的好東西，都放在鐵箱內，你如偷了鐵箱匙，就可發財了，到手之後，馬上有好日過，我前回見少爺把鑰匙忘記在桌上，就偷了開出鐵箱，拿了五十塊錢鈔票給姨媽，他又教我以後偷起來，要偷值錢的東西，三五十塊錢是不濟事的。後來那鑰匙忽失去，幸而後來又偷了一個新配的。那天太太帶我去吃喜酒，看見李小姐掛的項串，個個都稱讚他好，說要直到二萬銀子，我就動了心，又

知道李小姐的鐵箱，這鑰匙也可以開的，好不歡喜，暗暗帶在身旁，預備乘機動手，隔了兩天，太太却帶我到李小姐家去打麻雀，我趁他們打牌的時候，就溜進去開了鐵箱，將項串偷了，還有一個匣子，因為不好安藏在身旁，故沒有拿，偷了之後，第二天趁出外購物的時候，也去交給了姨媽，這話句句是實，現在總要請李小姐高抬貴手。魏彪使焦得魁將秋菊送到捕房，自己也告辭而出，這一件竊案，從此結束。魏彪出了王公館，一路上洋洋得意，那笑嘻嘻的臉，和光禿禿的頭，相映成趣，一直向他平日所稱爲安樂的酒店中去，尋那杯中的樂趣了！魏彪本來是一個自稱爲酒囊偵探的，酒量甚宏，今天又破了一樁竊案，心中高興，一杯連一杯只管喝去，不覺有些醉了；大凡喝醉了的人，越是不肯住手，他正在喝得高興，忽聽隔壁桌子上有兩人談話，魏彪打量了一眼，見是兩個穿西裝的少年，估量上去，是大學生模樣。只聽他們說：章頌楣自前天出來之後，如今已是第三天了，怎麼一些兒踪影都沒有？照他那種身世，既有錢使用，又有那甜蜜的情侶，多麼的快樂，怎麼忽然宣告失

踪呢？自殺的一途，是決不會的；至于遇到了甚麼意外的危險罷，報紙上却又並無記載；或者是被人綁去了！那另一個人道：無論他出于那一途，但他這次的失蹤是被動而非自動，却可斷言的。旁的人倒還好，只有他那愛侶殷景文女士，可急壞了，至少要發瘋，却真是可憐呢！聽說校中已報了捕，殷女士得友人的介紹，也去尋那一位鼎鼎大名的偵探魏彪，不知那大偵探想些甚麼方法去安慰那可憐的殷景文呢！魏彪聽了這一番話，暗自尋思道：人家懷着無限希望來尋我，我却安心在此地喝老酒，豈不叫人家失望！但這事情也發生得太巧了！我不知其事便罷，既知其事，倒不容不趕速回去。于是酒也不喝了，還了酒錢，一路上歪歪撞撞回家，焦得魁等在家中，一見他回來，便道：剛才有個女子來尋你，說有要事相託；見你不在此間，她略將其事告我，並且留一張名片在此。魏彪道：我知道了，那女子姓殷名叫景文，因為他情人失蹤，特來請我偵探的。焦得魁見他說出此話，不覺驚駭道：你怎麼會知道？莫是生了順風耳朵不成？那女子果真是殷景文，但他說是未婚夫在三日前

失蹤，所以來求助于你，等一會她還要來呢！你如今不必出去了，在家等着她罷！魏彪道：「這個自然，否則我也不趕回來了。不知殷女士可說過甚麼時候再來？焦得魁道：「她說五點鐘以後再來。」魏彪看了看手錶道：「此刻已四點半，她也快來了！說着便燃着了一枝紙煙，徐徐的吸着，又擺出那瞑目尋思的老架子來，一聲不響，好像睡去的一般。五點鐘過後，殷女士來了。魏彪讓他坐下，笑道：「剛才女士惠臨，恰好有事出去，致勞往返，很是不安，女士的來意，我已略知一二，但不十分詳細，還請女士復述一番。」殷景文道：「章君失蹤，是在三日以前，那一天他約我去看了影戲，因為有別的事情，要回校去，那學校在滬西僻靜之處，一路上非常冷落，幸那時還只有六點多鐘，還不算十分晏，他既稱有事，只好讓他回去；若再遲了兩個鐘點，一定把他留住，不放下了，誰知這一去之後，第二晚上，同學等不見他到校，就非常奇怪，因他平常最是用功，從來不願意脫課的，就分投到各親處探問，却是毫無下落，及至我將那天前後情形說出來，大家才知他已失蹤了，四下設法尋覓，那裏有絲毫頭緒。今

天有人向我提魏先生的大名，才知道是個上海神探，此事有了魏先生的援助，無論他千頭萬緒，那就好辦了！剛才來過，恰遇公出，只好回去，忽然接到一封不倫不類的信，大約是匪徒所寄的，辭意晦澀，不甚可解。魏彪插嘴道：如此說來，章頌楣先生，是被人綁去的了，只不知那封信是差人送來的，還是從郵局裏寄來的？殷景文道：信是郵局寄來的，現在帶在此間，以便給魏先生研究。說着便從衣袋裡撈出那信，遞給魏彪，魏彪抽出一看，只見上面寫着章先生在此，頗蒙優待，身體安好，並無人得罪他，恐大家驚惶，特先知照。五人會上，魏彪看罷，仍舊插好，又將信封看了一番，然後袋好了，對殷景文道：章先生的失蹤，此時已證明是被匪徒架去的了，匪徒架人，目的在於金錢，非到不得已之時，他們也決不肯出撕票手段，做那兩敗俱傷的勾當，故女士儘可放心；一面竭我的能力，前去偵探，在最短期間內，一定有好消息報告給女士。殷景文道：不知魏先生此時可有把握？幾時能給我好音？最好在十一日以前，那才不至，說着便止住了。魏彪接嘴道：那才不至于延誤婚期，殷景文



面上微微的紅了一紅點頭不語。魏彪道：「今天是初四，到十一中間還有六天，大概差不多；也許不消這許多時日，就可得手。」殷景文聽了，心中非常歡喜，連連稱謝，並說照魏先生這大才，一定可以勝任愉快，馬到成功，說着便興辭而出。焦得魁道：「我們今番一定又要向滬西去兜兜了！」魏彪搖頭不語，尋思了一會道：「這也說不定，或者不在滬西。我以為滬北一區，居民最爲龐雜，從前也破獲過好幾起綁案，綁匪出沒，一定比了別處來得多，探索起來，那就來得容易。我們現在，不防分頭去幹事，你有甚麼主意，儘管依你的意思去進行，雙方並進，比較來得容易些。」焦得魁點頭答應，默思片時，便穿了外掛，徑自出門；魏彪又入室換了衣服，打扮得土頭土腦，精明幹練的大偵探，竟變個初到上海的鄉下人，這種化裝，是他們所長用的，誰也不易容識破，他打扮好了，徑向他預定的地點，前去探索。再說焦得魁向滬西而來，行至中途忽見一輛汽車，掠肩而過，車中坐着四個人，三個都藍布短襖，工人般的打扮，中間一個，却是穿得非常華麗，鼻架眼鏡，依稀是個風度翩翩的美少年，他心中就

是一動，正想跟踪前去，可是車行之速，足力那裏趕得上！然而前途既有這一線光明，他怎肯輕輕放過，便認清轍迹，慢慢地尋向前去，直到岔道地方，來往的車輛多了，那轍也就迷糊不能辨認了！他躊躇了一會，便向一條樹陰夾道的路上走去，沿路觀察，好像獵犬偵獸一般，果然行不到半里之遙，又有一道車轍發現，直到前邊草地上，又湮滅了；那裏已是落鄉地方，雖居戶很多，却都半是破舊不堪，在左近探索了一會，忽被他得到一個絕妙機會。正是：

踏破鐵鞋無覓處 得來全不費工夫

欲知焦得魁得到甚麼良機，且待下文分解。

### 第三十回 喬裝小販綁票匪成擒 局設美人替星士入彀

話說焦得魁見車迹又泯，無法可施，只得左近探索，尋個機遇，正在那裏察看，忽見八十三號門口，立着一個長大漢子，生得豹眼尖鼻，滿臉橫肉，非常兇惡，仔細一認，那人正是剛才開汽車的車夫，暗想今番可被我探着了，但那汽車中人，雖可斷定

不是正路之人，究竟是否盜匪，還未能證明，須再設法；當下他怕露了馬脚，反而打草驚蛇，不當穩便，就閒閒地踱了過去，記清了路名門牌，急急的奔回家來。天色已晚，魏彪也早回家，焦得魁便將所遇之事，細說一番，魏也深贊他能事，還說本來我明天也要到那裏去呢！當下二人各自睡了，次日又分頭去幹事。滬西小沙渡一帶，居戶多半是工人，每逢早晨時候，各小販趁工人進廠之前，都來做那投機生意，故早晨倒也非常熱鬧；那一天又有一個小販，挑着一担麵包蛋糕之類，停在一條街內，故意高聲叫賣，價錢却非常的便宜，故買的人很多。這條街內，後面是一排前門，和着前人家的後門相對，那後門以內，便是一排樓窗，緊靠着沿街，有幾家樓窗開着，那小販眼望着樓窗，兀自的高聲叫賣，好像是專等樓中人出來購買的一般，喊了一會，又挑向前街去，直到日中時候，才挑開去，一担東西，也賣得差不多了，晚間却又滿滿的挑着一担來賣，直賣到夜深，正想挑了回去，忽聽那担子的玻璃上鏗的一響，好像上邊掉下一件東西，他便停下來，用油燈向地上一照，只見有一個紙

捲落在地上，他便拾起來一看，只見一張白紙，捲着一枝自來水筆，那紙上寫着一個大大的救字，下面又寫着七十九號幾個字，他又旋開筆管看時，上面有一個圖章附着，鏤着篆文頌楣二字，他心中好不歡喜，藏過了那枝筆，挑上担子，高高興興的走出街口。不上數十步，前面來了一個禿頂的漢子，向小販問道，這早就回去了嗎？今天生意做得好嗎？小販道：今天晚間的生意，比了早上好得多呢！說着，就把那筆和紙條，遞給那人，便徑自走了，那漢子拿了紙條，看了之後，獨自在街口打轉，約莫有半個鐘點，剛才的小販，帶着十個武裝巡捕，蜂湧而至，先將那七十九號的前後門把守了，街口也派人守着，布置停妥。便各出手槍戒備，那禿頂漢子，正是魏彪，那小販却是焦得魁所假扮的，二人到此，也拔出手槍，奮勇當先，把大門一陣子播，裏邊却高聲斥道：這麼大驚小怪趕甚麼？魏彪悄悄地道：快開門，事情不好，此地的秘密，已被本犬偵知了，快些想法。裏邊不知是計，還只道是幫裏來送信的，便將門開了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魏彪焦得魁已一湧而入，擊槍指定那人，同來的巡捕，也有六

七個人入內，此時樓上的匪徒，知事不妙，也各取手槍，趕奔樓下，預備迎敵；槍彈續續而至，魏彪眼快，見一個匪徒向焦得魁瞄準，便一槍打去，正中肩背，跌到在地，還有兩匪，見事不妙，便向後門逃竄，剛到門口，也被埋伏的巡捕打倒；魏彪正欲上樓去搜尋，却見樓梯上走下一個西裝少年，却正是肉票章頌楣。當下各巡捕已將四個匪徒，上了鐐，帶着要走；焦得魁忽想起前天八十三號看見的那人，仔細把匪一認，却不在內。便向魏彪道：那八十三號，恐怕也是他們的機關，一客不煩二主，我們也去搜尋一番罷！當下分一半人看守四個匪徒，保護章頌楣，一面帶了一半人到八十三號去檢查，可是裏邊一個人也沒有，大約是聞風潛逃了，搜着了些槍彈，一同出來，四個匪徒，由巡捕帶回官廳，魏彪焦得魁伴同章頌楣坐着汽車，徑自回到家裏，馬上打電話給殷景文女士，將這喜信報告她，這一來殷女士正是喜出望外，當時就趕來相見。章頌楣道：我起初被他們綁到江灣左近，關在一間小樓上，身上所有的東西，他們却並不抄查，只叫我安心在此，不要妄動，一等票價繳到，就會放

你的。我當時知道強也無益，如若無事，故裝閒暇，以示不逃，他們昨天又不知爲了何事，忽又將我送到滬西，供應倒也不錯，我要甚麼，却總可以辦到；只是夜間睡時，左右各有一匪挾持，把我夾在中間，一張絕狹的舖，要睡上三個人，翻身都不能，非常之苦；好容易和他們相商，搬到地板上睡，才覺得舒服了些。今天他們聽我訴想喝酒，便買了兩瓶酒，幾樣菜，和我暢飲，只因那酒味苦澀，不能下嚥，喝了少許，兩瓶酒却都是伴我，兩個人喝了，看上去也有幾分沉醉，晚飯之後，就挾着我睡。他們酒水到家了，一躺便沉沉而睡，我却總睡不着，又聽見小販叫賣之聲，忽生了僥倖之心，便悄悄地抽身出來，用自來水筆寫了兩句，捲了從窗口擲出，預料那小販看見之後，如去報了捕，就有救了！那時却有一人醒來，問我獨自起身幹甚麼？我拿多了酒口喝，起來喝茶支吾過去；那人不強我睡下，不想沒多時已打進來了！這才見得大偵探做事神速呢！魏彪笑向殷景文道：我可沒有岔了你的事啊！十一的日子，還趕得上呢！殷景文也再三稱謝！魏彪道：匪徒不寫信到章先生家裏，却寫信給

殷女士，我却不明白他們的用意。章頌楣道：這是我叫他們寫的。魏彪點頭笑道：這也是就近籌款的意思；但我于第一次和殷女士相見時，因那信面上印着江灣郵局的印章，知道他們的機關，一定設在滬北，等到次日到那裏探聽，沒有音耗，回來時殷女士又送他們索款五萬元的信來，信面上又蓋着曹家渡的印章，就知道他們搬了地方了，恰好那汽車被焦老二露了眼，探到所在地，于是才有後來種種的設計，竟能一鼓成功。如今二位可安然而返，去辦那結婚的事了！到吉期那天，我們還得恭賀一番，討杯喜酒喝呢！二人再三稱謝，辭別了兩位大偵探，肩並着肩，手挽着手，在那晨光曦微，星月淡淡中，歡歡喜喜的回去了！魏彪等也入內休息不提。可是現在上海一隅，盜匪如毛，雖經偵探等竭力捕捉，一時終難打盡，那綁票盜劫之案，依然是層出不窮，正是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章頌楣的綁案，剛才破獲，吳鑒光的綁案，却又發生，此案一出，又夠那大偵探一番忙碌了！話說南京路是上海一塊最熱鬧的地方，正是萬商雲集，車馬輻輳。在那條路上開設商舖，莫不是極正當的買

賣，和具有極雄偉的資本。但這條路上的中心，却偏有一所命館開在那裏；因此上不能不令人叫奇驚怪！這所命館的主人，姓吳名鑒光，是廣東人，年約六十以外，開這所命館，已有四十餘年，平時生涯鼎盛。他在算命卜卦之外，還有一種極能賺錢的副業，這副業就是替算命問卜的人，參星官，解怨釋急等事。他命館裏長雇着幾位羽士，所以路過他命館門口，但見香煙繚繞，鑼鼓喧天，幾位羽士，吹吹打打的忙做一團。生意一好，遂爲綁票匪垂涎了！有一天六點鐘光景，吳鑒光正在館中料理法事，但見玻璃門推動，走進一個青年少婦來。吳鑒光明稱瞎子，其實一雙眼睛，同平常人一樣的明亮，不過他的眼睛比較人家細小一些罷了。當那少婦推門進來的時候，吳鑒光舉其細小的眼睛翻了兩翻，把那人的容貌服裝，一一翻進眼睛裏來。覺得他生成一副宜嗔宜喜的面孔，不長不短的身材，淡淡蛾眉，纖纖楚腰，披着元色印度綢的夾斗篷，襟前一朵象真的綢花，嫣紅欲滴，斗篷卸去，現出一身紫羅蘭色巴黎綢的新裝，雪白絲襪，色奪肌膚；足下套著高跟鑲花草履，小步珊珊，薰香



微度，這時候吳鑒光覺得此身在雲霧之中。把要料理的法事，部署一過，少婦便自己所坐的靠椅上立起，跑近吳鑒光所坐的椅子邊，輕啓櫻口道：先生，我們姓張，住在卡德路黃家庫，現在我們向一個外國人手裏，頂進一所洋房，那所洋房在愛文義路，五十一號，房子極好，交通又便利，所以化了一千兩銀子，頂了下來，但是左右隣舍的傭人對我說，這屋內常有鬼出現，怎麼鎖閉着的鋼琴，會發出錚鏘的聲音來，怎麼拴住着的瓔窗，無風自會開啓來，外國人也因為被他們鬼打棚不過，所以搬場。我聽了雖然害怕，一念着一千兩銀子，已落了他人手了，那房子偏又使我戀念不捨，所以特來請先生給我卜一卦，搬進去住，吉利不吉利？要是不吉利，可有甚麼解救的方法？吳鑒光問明了來意，和閤宅人的年庚歲數，便手提三寸把長的課筒，向窗外拱了三拱，又把課筒在香港轉了三轉，便口中念念有詞，一面高舉右手搖動；但聽筒內三個卦錢，接觸着發出咿咯之聲不絕；一會兒，卦筒開處，把三個卦錢傾向盤中，吳鑒光略爲辨視，作驚慌似的道：這所洋房，好多的鬼呀！那鬼類以餓鬼

居多數，因爲洋房住的都是外國人，可是外國人都是信耶穌教的，教中規矩，主張無鬼，一年到節，從不做祭祀，也不化錫箔。可憐屋中那班故鬼，既沒有食喝，又沒有錢化，難怪他們要出來鬧了！我們中國人，向來視陰陽兩界，僅隔一張紙，祇怕你們搬進去，那鬼還要鬧得厲害！因爲中國無論官員大吏以及平民，沒有不怕外國人，而善於欺侮中國人的，那鬼也是一樣。少婦聞言，不由黛眉微皺，亟亟道：先生可有解救的方法麼？吳鑒光道：有是有的，祇要鎮一鎮宅，諸鬼遠逃，居的就可平安沒事了！少婦道：如此就請先生替我們費一費心吧！我們急於搬去居住，就請明日舉行了！當下吳鑒光便命管賬的，開好一片賬，交與張姓少婦，少婦懷入囊中，叮囑吳鑒光明天早臨而去。到了第二天，吳鑒光爲踐少婦之約，慌忙把自己館裏的法事，草草料理一過。本來約定的時候，是傍晚六點鐘，現在未到三點鐘，急命他館中長雇的領班道士王世根，把應用的响器傢伙，拾掇好了，共有兩担，就命二名香伙挑了前去。看看斜日西指，吳鑒光委實有些急不及待了！便乘車按址前往，好容易尋到昨

天少婦所說的愛文義路五十一號洋房，推門進去，果然見昨天來請的少婦，在屋  
伺候；還有兩三個外國人。那少婦見了吳鑒光到來，曼聲笑語道：先生，你來的這樣  
早呀！吳鑒光聽見了這笑語之聲，那顆未盲的心，不知不覺的在那裏活躍躍的蕩  
了起來，魂靈兒也飛向半天去了！把一雙細小眼睛，翻了兩翻，打着哈哈的笑道，來  
哉來哉。可是他的笑聲，好如荒林磔鷗，非常可怕，虧得少婦是個匪婦，要是璇閨嬌  
娃，一顆芳心，早將驚碎了！當下少婦延入室中，吳鑒光從細小眼睛裏望見室中尚  
有三人，一個西裝的男子，年約二十四五歲模樣，大約是少婦的丈夫；一個五十來  
歲的婦人，好像是少婦的阿姑，一個三四歲的孩子，料想是少婦之子，估量情形，的  
確是一個資產階級的新式家庭，可是一座富麗堂皇的洋房，室中陳飾品，絕無僅  
有，不覺爲之奇訝！那少婦好似吃過吳鑒光的腦髓一般，已經覺得，便笑微微的道：  
先生，我們很抱歉，因爲住在這裏的外國人，還沒有搬走，說要三天之後，方才搬出，  
所以我們室中的陳飾品，一些沒有搬來，就是動用雜物，也沒有搬來；好得我們住

的原有房子，離此很近，倘使先生讓星起來要用些甚麼東西，祇要吩咐出來，我可差傭人到老屋去取。吳鑒光道：也不用甚麼，祇要你們當家人的衣服和面盆。那少婦就命傭人去取來。吳鑒光坐在客室，對着少婦翻他細小的眼睛，腹中轉他的瞎念頭。停不一會，那道士王世根、朱興桂等絡繹而來，他們因為距離做法事的時候還早，所以徒步而行；那吳鑒光的兒子吳忠良隨後也來了，吳忠良本來勸止他老子不要出門，恐防有詐！吳鑒光一時色迷心竅，亟欲試探豔窟，吳忠良放心不下，所以隨後趕來，探看他的老子。進門之後，祇見兀坐椅上，和少婦瞎談家常，便上前問道：爹呀！這時候還沒有讓星麼？吳鑒光聞言，回頭向他兒子望了一望道：施主解星用的衣服和面盆，還沒有取來！說話未完，那傭人手灣間搭了衣服，兩手捧了洗面盆進來，便道：先生衣服面盆取到了。吳鑒光準備動手，陡覺得膀胱澎漲起來，知道要小便了，便教他兒子領路。吳忠良攙扶他老子步出室門，不料那位取衣服的傭人，却在懷中取出手槍，對吳忠良的面上晃了一晃道：到那裏去？話未說完，又跑進

一個西裝男子來，手裏捏着手槍，操着甯波口音道：「喂，你到啥唔舍去，甯响，响則請你吃手槍。」兩人一齊動手，把吳忠良推進室中，將室關住。吳忠良身在室中，但聽門外他的父親同殺豬似的哀懇道：「列位大爺，饒了我罷，我也是個沒有錢的窮漢子呀！」吳忠良這時雖然嚇得魂不附體，可是聽得他的父親哀求慘厲之聲，胆却勇壯起來，開門出外，見他父親倒臥在門外的草地上，便上前道：「諸位，我父親年紀已大，恐怕受不起委曲，還是把我綁去；放我父親回去，好向各處張羅銀錢來贖我。」那幾位綁匪道：「誰要你這小鬼子？」這時，匪徒已把汽車機器開了，又跑來兩個匪徒，各人分頭拖住吳鑒光的手腳，同宰豬似的抬上汽車，棚坐車中，雙手雙腳，都用銹銹住，把頭上所戴的帽子，帽簷掩下，不使他偷看車外；那汽車飛也似向卡德路而去。吳忠良此時兩足嚇得疲軟不過，祇好回到室中；却見道士香火，也都被匪徒緊閉室中，吳忠良開門放他們出來，收拾傢伙，一面回去，他自己却到捕房去，將父親被綁情形，報告一番，捕房就派中西探捕，前往出事地點調查。到了愛文義路五十一號

屋內察勘一番，原來那屋是一個俄國婦人挨角笛娜所住。那俄婦開着小飯店，以便喬居上海的西人投宿就食的。當下探捕盤問綁匪的來踪去迹；那俄婦挨角笛娜道：前天有一個西鬼模樣的男子，偕同了一個西裝華人，來到我處，聲言借屋，據他說：家裏有四個人，二個婦人，一個小孩。租金言明每月九十元，當時先付了三元定洋。我因為屋子空着沒用，急于出租，所以他們說要請道士淨宅等等迷信之事，我都答應他們的。到了今天，來了一老一少兩個婦人，一個小孩，和幾個傭人；停不多時，又有華人多名，挑着担子進來，至于綁票與強盜之事，我可一些兒沒有知道。當下中西探員，覺得此事頭緒紛繁，一時無從捉摸，祇得吩咐吳忠良回去，一面設法上緊緝。正是：

美人一局迷人甚 特引漁郎入港來

欲知探捕等如何設法破案，且待下文分解。

第三十一回 託名租屋忽陳艷屍 黑夜踰牆疑來暴客

話說當時探捕調查一番，只覺頭緒紛繁，一時竟無從捉摸。一面打發了吳忠良暫時回去，一方面設法躡緝，可巧這天高秋圃在家無事，正來了魏彪等閒談，被他幾個門人找到，要請他主持此案。高秋圃自然應允了，社會上對於吳鑒光被綁之事，傳揚開去，很引起多數人的注意，以爲一個算命先生，有甚麼家產，却爲綁匪所光顧，也很有人疑心是有仇的。因爲起先綁匪非富紳巨賈，是不肯輕易動手的，無如現在人家防範加嚴，真正的大富翁，一時不容易得手，匪黨又有巨大的開支，若不開些生意，叫他們何以敷衍呢！故而實在不能不降格相求了，從前的被綁資格，總須有百萬或數十萬家財，如今却降至萬把了，將來更不堪設想呢！吳鑒光的被綁，也正是如此。此案發現了兩天，各方雖竭力進行，却依然絲毫沒有頭緒，獨有焦得魁前次被他探到了五人會的秘密，教出了章頌楣之後，心中異常起勁，今番出了這件案子，他自然竭智盡力的進行了，故他的踪跡，連日又發現在赫德路，康腦脫路，卡德路一帶，有時革履西裝，扮成學生模樣，坐着自動腳踏車，四面兜抄；有時長

袍大掛，安步當車，留心探察；一連數日，早被他探到一個關鍵，原來西摩路某里內，比連有幾幢房屋，向來空鎖着沒有住，故走到那條里內，只覺得陰森森的，如入墟墓，很是可怕！那一帶房子，自從新起時有人住過一年光陰外，直到如今，空閉了已二年多了，焦得魁是偵探界中人，故對於此等事情，平日間非常注意，記得清楚；若在平人，縱然知道其事，也決不去留意他的。那天晚上，焦得魁正在那里外走過，忽見那久經空閉，沒人居住的樓上，却隱約露出燈光，他心中就是一動，便走入里內，到那發現燈光的屋子門口一看，見早已薰除清潔，把門的鐵將軍，也自除去，明明是有人居住了。他察看了一會，也並沒有甚麼奇怪的迹象；只得暫時離開，但他心中對於此事，却認為有可疑之處，只是晚間不便去問詢，便一步一拐的走到對面一個僻靜地方，等候在那裏，看他有何變動，以便臨時應付。不到二小時，忽見樓中燈光熄滅了！焦得魁暗想道：時間尚早，難道他門就睡了麼？他正在沉思，忽聞履聲橐橐，里內却走出一個人來，西裝革履，鼻架眼鏡，頭上戴着一頂闊沿呢帽，帽簷下



覆，看上去去年紀約在二十以外，風度翩翩，只是面容被帽遮蓋着，一時看不清楚；手裏提着一個皮包，看上去却很沉重，急急的走向前邊去了！焦得魁對于屋中人，本抱着狐疑；現在見他熄燈而出，又怎麼肯將此機會，輕輕放過呢？便也拔步上前，離開少年二三丈路以外，緊緊跟定，一直到一所旅館門首，少年便走了入去，並沒知道有人在後。焦得魁依舊不舍，釘入旅館，一同上樓，見少年走到七十四號前，就有茶房迎着招呼，開了房門，少年便大踏步而入。焦得魁向那姓字牌一看，上面除一個陳字之外，並無名字；他便踱了過去，轉道下樓，再在旅客一覽表上一看，見七十四號下面，寫着陳啓棠初三來，杭州八個大字。他想：初三到今日，已有一禮拜多了，不知他在此幹些何事，倒要問他個明白。當下便找着了賬房，出示名片，便向他問陳啓棠的行徑，那賬房道：此間客人來往衆多，我們賬房裏一時記不清許多，如其焦先生一定要問時，待我叫那七十四號的茶房來，你自詢問，他或者有些知道也未可知。焦得魁道：如此就相煩你去把那茶房喚來；不多一會，賬房引那茶房進來，

焦得魁便叫他將姓陳的客人行踪，仔細說出。那茶房道：這客人自從初三到此，如今已第九天了！他雖說是杭州人，但他的口氣，好像帶些無錫音；他到此之後，一天到晚的廝混在外邊，非到夜深不歸，有兩夜並未回過寓。他的手面很闊綽，用錢也十分爽快；但是每日必有一兩個不倫不類的人來找他談話；找他的時間，不是早上十點鐘以前，就是晚間十二點鐘以後，這些人也有長衣，也有短打，看上去都不像是上等人物，除此之外，我也不得而知了！焦得魁點了點頭，看了看手錶，正想往外走，忽覺那茶房將衣拉了一拉，低低的說道：尋陳客人的人又來了！見進來了三個人，只有一個穿着長衣，其餘都是短打，唔嚕唔嚕的一口嶧縣口音，焦得魁看了，不覺怔了一怔，暗道：人生無處不相逢，不想又在此地遇見此人，正是天賜其便，教我得手了！他所見何人爲甚麼恁地歡喜呢？原來那三人之中，一個却正是前案中漏網的開汽車匪徒，如今他既然尋陳啓棠，可見他們是同黨了！那吳鑒光綁案中，不是有一個西裝華人麼，遮莫就是陳啓棠？他當下本想招巡捕入內捕捉，後來仔

緝一想，覺得不甚妥當，便坐在客堂中和那司賬的七搭八搭的談天，一面老等。隔了半個鐘頭，果然見三人下樓出門而去。焦得魁不敢怠慢，釘了出來，三人上了汽車，還是由前次的那人開車，嗚嗚而去。焦得魁正想追趕，忽一個巡捕，乘着自由車過來，他便借了車子，向前邊的汽車追去。一過了熱鬧地方，那汽車轉向正西，開足馬力，如閃電般的去了！此時焦得魁雖有自由車，到底速率相去太遠，那裏趕得上，一忽兒就不見蹤影了！他定了定神，便回身而歸，估量着那汽車，一定是向卡德路一帶去的，當時因時間已晏，只索回家，有事在心，連睡也不安穩，一等天明，便起身盥洗了，也不和魏彪提及，逕自出門，胡亂吃了些早點，便向西摩路來，在轉角老虎灶上，泡了一壺濃茶喝着，又向旁的茶客問起里內的房屋，是誰家的產業，如其看房子，要和誰人接洽？原來那里內的房子，是姓葉的業主，賬房設在里內，焦得魁謝過了，惠了茶錢，便去找那經租賬房，說明要借房子，那賬房引領他去看了，從昨夜少年出來的門口，他便道：這一所房子的廂房，很爲合用，那賬房道：這所房子，前一

禮拜之前時光，已有人租去了。焦得魁道：如此却不巧，但不知那一幢廂房，他不知肯轉租否，如其肯租，那倒也可以敷衍了！我們何不進去問他一聲也好。說着便去叩門，半響沒人答應，二人都覺奇怪！焦得魁信手把門推了一下，却呀的一聲開了！裏邊却没有下鍵，再向客堂裏一望，連動用的傢伙也沒有，焦得魁便向那賬房道：你來看看，這是甚麼緣故，他家竟搬去了不成？那賬房看了，又高聲喊了幾聲，只是沒人答應。一人便不問情由，闖將進去，客堂中間，除了一只擺水果的竹籃之外，只有一大堆破碎字紙，並無別物。二人踏進客堂，只覺一陣奇臭，撲鼻而來，焦得魁知道不對，便趕奔廂房門口，將門拳一旋，知沒上鎖，順勢一推，房門開處，那臭味更來得濃了！他也不避臭氣，掩着鼻子，直奔進去，忽大聲喊道：奇怪奇怪！何來的女屍？那賬房一聽此話，也慌忙不迭的跟進來，果然見一個女屍，僵臥地板上，皮膚已變了顏色，臭氣也就是從這屍身之上發出。只見那屍身上穿着印度綢的旗袍，花紋裁製，皆時下流行的新式，足上穿的肉色絲襪，一雙黃色漏空花紋的皮鞋，只剩左足

上的一只，其餘一只，卻不知去向，手上帶着一隻晶光耀耀的鑽戒，面部斑斑點點，皮肉腐爛，面目如何，已經辨別不出，照那服裝肢體看來，大約是個二十歲光景的女子，頭頂上光禿禿的一根頭髮也沒有，好像是葫蘆一般，但並非生就禿頭，也是被鏹水所爛去的，頸項之間，有刀痕長約數寸，喉管也自割斷，屍身旁邊，有一把三四寸長的裁紙刀，刀上也血污狼籍，大約就用此刀，將喉管從橫切斷的，那屍身血污狼籍，頭面上腐爛不堪，真是不忍卒觀。除此之外，並無別種發現；二人又到樓上去察看一番，也是空無所有。焦得魁一面叫那賬房去報捕，一面他自己打電話去給高秋圃請他來此，不久都趕來了，重複詳細勘察一番，誰也沒有頭緒，正以為這種謀殺奇案，不易容破獲，忽然見焦得魁向高秋圃道：高老師，此案雖然離奇怪誕，但兇手我已知道，此刻時間還早，大概他還在那裏做黃梁好夢呢！高秋圃要問他知道的原因，他道：此刻不是談話之時，我們趕快去罷，遲了吃他逃遁倒不好。于是拉了高秋圃，帶着兩個巡捕，跳上汽車，直向昨天那旅館中去，問明茶房，那陳啓棠

剛才起身，還沒有出去。他便招呼了同來的三人，上樓直到七十四號房前，推門進去。那陳啓棠正在那裏吃點心；一見他進來，正想拔取手鎗，可是已被焦得魁上前一把扭住，其餘三人，一哄而上，鏗鏘一聲，已把陳啓棠上了手銬。但他那時非常鎮靜，怒目相視道：我犯了何罪，你們竟當我強盜看待，把我上起銬來，不是豈有此理麼？焦得魁道：你此刻也不必申訴，人須知我們沒有得到證據，也不會來捕捉你的；你的罪狀，恐怕不止強盜呢？一會你自會知道的。一邊說，一邊將他的皮包，打開檢查，並不見有犯罪的證據；翻了半晌，又在皮包夾層裏搜出一張女子照片，一封綠色布紋信封的信，抽出來看了一遍道：如今有了證據了，我們去罷！一面押着陳啓棠登車，一面又吩咐茶房將他的行李，一同搬上車去。那車子開往捕房，西摩路的屍身，既經驗明，用棺木盛過了，專等家屬認領，不在話下。再說高秋圃等押了陳啓棠徑往捕房，焦得魁洋洋得意的向他說道：陳啓棠你爲何謀害情人？我對於此案起初也並不知道；直到昨夜在西摩路見你的行止以後，才知道你是個犯罪

之人如今那張撕破的女子照片，和那最後的一封信，已經足以證實你的罪名，你也不消抵賴了！並且我還知道你和綁票匪有關係，你趕快招認罷！陳啓棠沒神沒氣的道：謀殺案原是我做的，起因是爲了戀愛錯誤，中間參加了匪人，無可如何而出此；先用鑷水洒她，然後用刀將她勒斃，因爲棄屍不易，才想出那借屋的方法，現在既然敗露，由我抵罪便了。至于綁票一事，實在沒有做過，并且並不知情。再問牠昨日夜間到旅館相訪的三個人姓名住址，他抵死也不肯說出來，任你百般盤問，他只還你個不瞅不睬。當下焦得魁便將昨夜之時，向高秋圃等說明，大家才恍然大悟，嘖嘖稱他進步的神速。焦得魁道：如今我們應當注意那開汽車的匪徒了！一面辭別衆人，獨自去幹他的事，陳啓棠由法庭審理定罪，我算表過。再說焦得魁一路出來，心中暗想，那開汽車的踪跡，一定仍在滬西，但一時不易尋覓，若找到了他，那綁案就有光明了！他故不能忘情于滬西一帶，忙忙碌碌專在那裏打轉，一會兒入賭場，一會兒入煙窟，凡是不倫不類的地方，差不多常有他的足跡。那一天他又

和一班不三不四的賭錢，手氣十分旺盛，一連贏了好幾場，差不多同賭的人，囊中之物，悉數被他收去，大家多辯着他請客；他也拗人不過，只得同到一家小酒店吃喝；一同是六個人，見了酒都狼吞虎嚥，風捲殘雲般的狂飲大嚼。焦得魁道：我們今天的賭，雖然我一個人獨贏，但終究是自己人的錢，盤來盤去，不是你多，定是我少，却沒有甚麼道理，最好去尋幾個野豬仔，一決勝負，贏了大家分肥，輸起來大家合股，也不會有多少損失，豈不是好。大家也都湊趣，贊成此事；中間并有一人說：我們明天尋毛老二去，他那裏朋友最多，腰囊也飽滿，還聽說一個陸福田，新近做到了一筆生意，大家去打他幾個出來散散福，未爲不可。焦得魁道：鄒四哥你說的那一個毛老二，不知我可認識？那人道：就是那在卡德路外國人家做西崽的毛老二呀！你可認識麼？此人最夠朋友呢！焦得魁搖搖頭道：沒有碰到過；那陸福田我却似乎有些記得，他常歡喜穿西裝，家裏還有一位如花似玉的妻子，鄒四哥，你說的不是嗎？那人也點頭稱是。此時各人的酒，都已有九分醉意了！他趁此機會，有意無意



的說笑了一會，又順便探得了毛陸二人的住址，牢記在心；喝過了酒，還了酒錢，各自分路而去，他一路上回到家裏，重新換過了一身衣服，也裝着白相人一般，等到夜靜宵深的時候，悄悄地出門，逕到卡德路而來，找到了那號門牌，前後看了一遍，躡到後面，見有兩間矮屋，雖在圍牆之內，却並不比連，估量上去，一定是車夫西崽等所住之所；裏邊燈火尙明，這矮屋子旁邊，便是一扇矮小的後門，門外却是轉灣的小巷，直通到馬路，一頭却是沒有出路的；大約這條小巷，是專爲那便門而設的。離矮屋三五丈路，就是正屋，中間一片小小的草地，種着些冬青等雜樹。焦得魁側耳靜聽了一會，裏邊毫無聲息；又四面看了一看，便躡身一躍，跳入圍牆去了！正是：

神探奮身來虎穴

春光未許久潛藏

欲知焦得魁跳入矮牆，所幹何事，且待下文分解。

### 第三十二回

西崽變強徒室藏肉票

念秧施妙術坐失巨金

話說焦得魁把那座洋房，仔細打量過一番，心中忖度定了主意，便四下裏一望，却

好並無人迹；他便躡身一躍，從圍牆跳入去了！這圍牆本不甚高，更兼着他練就的一身工夫，故如門檻一般，毫無阻礙；裏邊又是一帶草地，細草平鋪，異常綿軟，故落地時也並沒有絲毫聲響。他腳踏平地之後，略定了定神，便輕輕手輕腳的挨到矮屋旁邊，前面百葉窗已下，只有電燈光一絲一絲的從窗隙中漏出，裏邊的情形，在窗外却一些兒也看不見；他又轉身向窗後而來，那後窗雖然沒有百葉扇的阻礙，裏邊却用窗幔籠着，也不能一目了然。他末後在窗幔沒擋住的隙縫中，用一隻眼睛向內瞧看，房中除了一榻一桌一椅之外，並無長物，榻上躑着一個人，蒙被而臥，是男是女，一時也看不清楚。他又轉身向那另一間屋子的窗口而來，這裏的窗幔，却没有完全閉上，他向內窺探，却便利了許多；這房中的布置，與剛才的那一間，大同小異，不過動用傢伙多些罷了！床榻之外，也有些箱籠物件。床上睡着兩個人，都已入睡，鼾聲如雷，好像死去的一般；床邊牆角的地板上，堆着黑越的一件東西，遠看似乎是一個行李包。焦得魁對於此物，却十分注意，兩隻眼珠子，專釘在那東西上；

隔了一會，忽見那東西蠕蠕而動，又似乎有一種哼哼之聲，在那包內發出，如宰牛般的叫喚，非常淒楚，焦得魁看了，心中異常歡喜，當下並不再看，便仍舊到牆邊躡身跳出，腳方着地，忽覺被人一把揪住，這一來却把焦得魁嚇得直跳起來，暗想：此番爲山九仞，功虧一簣了！心中好不懊喪。及至抬頭將那人仔細看時，原來並非盜匪，却是捕房中的便衣夜巡，焦得魁才放了心。當下二人在電燈光線隱約之下，打了一個照面，那夜巡也不覺鬆了手，笑道：「這不是焦老二麼？」大偵探爲甚麼在這裏做那踰牆鑽穴的勾當，難道這裏邊有甚麼秘密麼？焦得魁道：「此刻且休說閒話，趕快回捕房去報告了，好來此捉人。」二人便一路向捕房而來，此時已有五點鐘光景，天色微明，到得捕房，焦得魁把詳情向捕頭報告明白，便由捕頭帶了一班巡捕，偕同焦得魁坐着汽車，同往卡德路目的地來，由焦得魁做了嚮導，到了後門跟首，大家布置好了，他却故意高聲喊道：「裏邊有賊，裏邊有賊，一面又去撥那門上的電鈴；這一來果然把住那在矮屋中的三個人驚醒，聽說有賊，一時也沒想到有甚麼意

外，便開了後門，出來問道：賊在那裏，可曾拿到了？話聲未絕，焦得魁已走將過去，冲着那西崽道：賊就在這裏，鏗鏘一聲，一副洋鎊，已套在他的手上；其餘二人，見此情形，端的莫明其妙，欲待脫逃，已來不及了！那邊一班巡捕，蜂湧過牆，也將二人鎊上，押上汽車去了。這裏焦得魁又領了捕頭，來到矮屋之中勘察，他一入屋子，急奔牆角去，把那行李袋拖了開來，下邊却端端的躺着一個肉票，用毛巾紮了雙眼，嘴裏也塞上一大團棉花，手脚都縛得緊緊的，只趁兩個鼻孔子空着，可以哼聲透氣，不然怕不要悶死呢！捕頭見狀，也自驚疑！一面上前幫同焦得魁替那人解下繩索，去了堵嘴紮眼的東西；那人才透了一口長氣，很驚慌的向二人看了一眼，不覺喜形于色，發他鼻鳴般的怪聲問道：我莫不是在此做夢罷？二人此時也看出他的本來面目，不是那南京路開設命館吳鑒光還是誰呢！當下二見他驚疑的神情，便安慰了他幾句，說明經過，將他帶了出來，送上汽車。焦得魁叫他們先行將這一千人，先行送往捕房，然後再開車到曹家渡來載人，各巡捕押着肉票人犯，徑自開車而去。

他和捕頭帶了兩個巡捕，同到曹家渡來，四人趁着曉霧濛濛，一路行來，不消一小  
時，已到曹家渡。此時天色大明，太陽也出來了，各廠的工人都紛紛去工廠上工。焦  
得魁領了捕頭等，一路轉灣抹角，走到一個幽僻的小街內，徑往一家門首，隆隆的  
敲起門來。只聽裏邊有人問道：大清早上，是那一個來此敲門？好像替你老子報死  
的一般。焦得魁聽了是鄒四的聲音，便接着道：鄒四哥不要罵人，是我；你昨天不是  
約我，說今天去尋那野豬仔賭錢麼？故我特地趕早就來，你快開門。裏邊見是熟人，  
便不再罵，呀的開出門來。焦得魁不敢怠慢，走過去將他銬住了！再到屋子裏四面  
去尋找，又捉牢了一個朱小牛子，同銬在一起，此時汽車已經開到，將他們押上汽  
車，焦得魁又吩咐了車夫幾句，那車子竟如言開往目的地；三分鐘後，車子停了，焦  
得魁又帶了幾個人，來到街內，認明了門牌，敲門進去，果然見有一個年輕婦人，便  
也捕捉下了，只見有男子踪跡，問她時，只說是爲了別種案子，早被捕房捉去了！  
當時一并押到車上，開回捕房，這一案又水落石出了！只是其中情形，尙有未叙之

處，如今不妨補叙一番，省得讀者悶損。焦得魁既然認定那汽車夫與本案有關，他就專心一志，在此人身上用工夫，他連幾天在賭場煙窟鬼混，果然被他那那一班人認識，做了朋友，他又不惜好酒好肉的請他們吃喝，大家自然落得吃用他，認爲冤大頭，誰也不想他是偵探中人。如此數日之間，他們的秘密，已漸漸地露出，酒後又提起毛老二，說是外國人家當西崽的，與俄國婦人，挨角留挪所說的話吻合，故他料想那陸福田一定就是此案的主謀，穿西裝的那人了！他雖然知道這許多人，是本案的要犯，但不知那肉票之所在，因聽吳忠孝說車向卡德路而行，才疑在那外國人家，故當夜就乘虛入探，果被他看着，竟用一網打盡手段，先後共捕獲六人，只有那陸福田未獲。其實這陸福田就是陳啓棠，在謀殺案內，早已獲到了！原來陳啓棠本來是個學生，起初和鄭鳳元女士發生戀愛，兩下裏愛情頗篤。只是他是登徒子一流人物，見獵心喜，不久又在遊戲場認識周阿媚，就是現在所捉到的女綁匪；當下他因爲恐怕被情人知道，就化名叫陸福田。兩下相識之初，倒也非常親暱，

後來就認識了毛老二鄒四等一班下流人物。俗語說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」，他自從認識了那一班下流朋友之後，狂嫖濫賭，任意揮霍，漸漸地同化了！經濟狀況也漸趨窮困，鄭女士見他如此，也略略有些知道，一面用善言勸告；一面聲言，如不改悔，從此脫離關係。他因為鄭女士是有錢的人，一時不肯放手，也用好言哀懇，但終日混迹在小人之中，受盡他們的薰陶，到了手頭十分拮据的時候，那裏還顧得盡許多；就漸漸的和鄒四等做那雞鳴狗盜之事；一做之後，骨頭就染黑了，再想自拔，那一班朋友就不准你自拔；周阿媚且拿到了他的證據，聲言如其有反動的行爲，就去首告，他從此有了挾制，也只得聽他指揮利用。他也曾心中懺悔，可來不及了！周阿媚等見他和鄭女士藕斷絲連，妒火中燒，設下了毒計，將鄭女士引誘到家，周阿媚便用鑑水，向鄭女士頭面灌了！逼着他用小刀將她割斷了咽喉，然後命他去認了房子，將屍身運去；陳啓棠因忽促之間，忘記了一封約叙的書信在屍身上，恐怕被偵探得了線索，故夜間到空房裏去取了，却不意露了焦得魁的眼，竟其被

獲。至于綁吳鑒光一案，其實亦非彼主謀，不過毛老二等預定計劃，布置妥當後，先用周阿媚作餌，引人入勝；然後拿他做個擺場的人物罷了！現在此案完全破獲，解堂審訊，各自照實供了！定了相當的罪名，吳鑒光脫險而歸，他那臨去秋波，不敢再正視那貌如桃李，心如蛇蝎的羅刹美人了！從此案破獲之後，焦得魁的大名，震於全埠，就是高秋圃等一千偵探界的老前輩，也都着實讚許他探案的精密神速。焦得魁既享盛名，對於社會上的各種事情，尤其處處注意，不論是甚麼事，他總要澈底的根究，不肯輕易放過；差不多一天不幹那冒險偵探之事，反而要不耐煩，沒精打綵了！這也是他的天性。有一天他正自獨自在家悶坐，實在無聊極了！便將日報拿來作消遣之品，翻來覆去的看了半天，却絲毫打不起他的精神，末後在那本埠新聞去尋他的機遇；可巧那日又是登載着些汽車撞傷小孩，姘夫勢不兩立等等不相干的新聞，沒有偵探價值的。後來看見一則行使偽幣的騙案子，他登時注意起來，暗想如今社會萬惡，作奸犯科的人，奸偽百出，貽害人羣，真是無奇不有，非設



法撲滅不可。你道那件案子，是怎麼一會事呢？原來有個張元，他原來是做棉花生意的，不知如何被他認識了一個廣東人朱乾正，說是經營煙草業的，那朱乾正手段非常闊綽，所與往來的，也似乎都是體面商人，因此之上，張元却非常的親呢，他心裏還不免想借重此人之力，發展營業。故兩下裏雖是初交，却莫逆異常，閒時來往，又不免談些生意經絡，各自誇耀自己所營之業，可以如何如何賺錢，如何如何得利，相習既久，竟如兄弟般的親愛。尤其是張元去慫恿他，叫他分些資本出來，加入股子，共同營業。朱乾正也口頭答應，但實際並不履行入股的條約，一味敷衍罷了！時隔半月光景，朱乾正忽因事到漢口去，約過了好幾個月才回來，張元知道了，特地前去拜望他，久別重逢，自然格外來得親暱，暢談之下，又提到合股營業之事。朱乾正忽笑道：兄弟這次到漢口去，却碰着一個絕好機會，只是一時沒有偌大的資本去做，張兄既有此心，這樁事情，我們合股去做，穩穩可以發一注大財。張元一聽有財可發，正是財迷心竅，歡喜不盡，急問究竟是何種營業？朱乾正道：我回來

時，在船上遇見一個同鄉和一個德國人，一見如故，據那同鄉人說：那位德國人，有一種新發明的藥水，能夠翻印鈔票，只要拿一張真的鈔票，浸在藥水之內，另外用一張藥水紙，將那浸過的鈔票夾了，不消片刻工夫，就會成一照樣的鈔票。他又說：一張真票，可以連印十張，若有一萬元真鈔，不消三天，馬上可以變成十一萬元，如我們要做，他願擔任介紹，事後只消提取一成佣金，你想這不是絕好的機會麼？我們每人各各預備一萬元，請他去印，豈不是好，你如有意，我們趕快進行。張元聽了這一番話，怎麼不喜出望外。當下便一口應允了，一邊請他去介紹，一邊去籌集款項。隔了兩天，朱乾正果真帶了一個同鄉人來，說是姓柯名競生，就是那外國人的朋友。張元當下自然竭誠招待，那人又鋪張揚厲的說了那外國人印鈔票的技能，說得天花亂墜，並說如其要做，須趕快進行，因那外國人不久就要到天津去，這種機會，萬勿失之交臂。馬上就做，須先付三百元，做購買藥水之費，再須覓定一所空房子，以便行事。張元財迷心竅，又經朱乾正等極力慫恿，自然如同墮入渾水裏一

般，那裏還能自主，當下便一一答應了，先取出三百塊錢，交給柯競生；那房子却由朱乾正去担任。當下大家分頭去幹事；隔了一日，朱乾正對張元說明房子已經找到，那外國人也約定了日子，自己的一萬塊錢的鈔票，也預備好了！只等這邊的一萬票子交到，馬上就可以翻印。張元不察其奸，竟其信以爲真，馬上就將一萬元的鈔票，交給了朱乾正，一同到那所定的地點去；屋中只有一個茶役，那廣東人和外國人，尙沒有來，乾正向茶役略問了幾句話，便問張元道：「此刻已三點鐘了，怎麼他們還不來呢？你在此略坐一坐，待我打電話去催。」一邊說，一邊就走了出去；不多時果然三個人一同入來，却並不是朱乾正等，見了張元，覺得非常作怪，便問道：「你是何人，來此何幹？」張元便將前頭的事，向來人說明。來人道：「那廣東人麼？他早已將此間的房子，轉租給我們了！他在今天早上，已經搬去，你這呆子，莫不是上了他的當麼？」張元道：「他剛才明明引我到此，我還見他和茶役說話呢！那人便喊過茶役來問道：『剛才那廣東人和你說些甚麼？』」茶役道：「他說這位先生要來尋主人談話，如今主

人既不在這裏，不妨叫他略等一會。他臨去時還說打電話來催請你們呢！那人向張元道：你可聽得，一準是你受他騙了！張元到此，也知道其中有詐，便不敢停留，徑辭別了三人，一直趕奔到朱乾正煙草行裏來時，也是重門深鎖，並無人迹。他急得無法，只好向左右鄰居探問，說是昨天搬去，又給他一個失望。此時張元，弄得哭不得笑不得，無可如何，只索去報捕請緝。那一萬塊錢的鈔票，可是不翼而飛，永無歸還之日；這正要想發財，反而破鈔，合着俗語「偷雞不着蝕把米」的一句話了！焦得魁看了那一段新聞，凝神靜思了一會，大概又預備下計策，去和那一班騙子去對壘了！正是：

可笑癡人遭巨騙 又勞神探費心機

欲知焦得魁如何去破此案，且待下文分解。

第三十三回 大偵探捕獲騙徒 碧眼兒翻印偽票

話說當下焦得魁看了那一段新聞，就默默的沉思，知道此事不過借了翻印鈔票，

來做引子，立下那騙局。但翻印鈔票一事，也並非虛構，因爲也會聽人說過。獨是那騙子並不與外國有連帶關係，所以必欲如此布置，使人家的目光，專集于翻印鈔票一事，不去注意那些騙子的行踪罷了！設計也不算不周密，然而終逃不出大偵探的眼目。他當下爲甚麼要沉思呢？就是自己忖度，究竟先着手那一件案，還是雙方並進？他想了一會，主意打定，決計先從騙案着手；原來那騙子也有幾個幫次，做對買生意的，要算蘇幫最多，本地幫其次；開釣買生意的，要算廣幫最多；他們原也各值各項，不相混亂的；各種行當中，釣買生意最難做，非有絕大的魄力，雄厚的資本，不能做這勾當。原來釣買生意，自己須先下本，或做一種營業，或裝着大機關，使人家對於他們的行爲，深信不疑，然後得到一個機會，便下手騙取了一大票，溜之大吉；及至人家發覺他們的好僞，他們早已鴻飛冥冥了！今番張元所遇到的，照他們的行徑，明明是做釣買生意的所爲。但他們這一幫人，也有個固定聚集之所，偵探界中人，也有些知道的。焦得魁既然決定先從騙案下手，自然向這條路上去進

行了，虹口一帶，原來也有一個釣買的機關；表面上却是一個俱樂部，裏邊吃喝嫖賭的事，件件都有，但非道中人，不能入內，焦得魁從前託人介紹，進去過一次，所以曉得；他今番又到那俱樂部而來，走到中途，忽有人喊道：焦老二，你上那裏去？焦得魁聽是熟人的聲音，回頭看時，原來是潘璧人。此人也是一個偵探家，精明強幹，無論甚麼案子，一經他手，無不迎刃而解。平時焦得魁等，也是非常佩服他的；今天相遇，正好同他斟酌一切，那兩件案子，就不難破了！當下便迎上前去，握手相見；又將來此之意，略述一番。潘璧人笑道：那件騙案，已經被我破獲了，不勞費心；但那件翻印鈔票一案，現在雖有些頭緒，一時還未能得手。焦得魁要問他破案經過情形；潘璧人道：此間路途之上，不是講話之所，我們何不找個地方去談一會呢？當下二人便找了廣東酒家，泡茶坐談。潘璧人道：自從張元被騙以後，我馬上就得到這個消息，起先也覺得茫無頭緒，無從下手；後來這一班人，爲甚麼早不動手，遲不動，一定要延至昨天才動手呢？這其間一定含着重要的作用；而且這一班做釣買的心

計最工，說不定撈了一票，遠走高飛，故當時決定他們所以遷延時日之故，是那那出口的輪船，及至翻出出口船開行表來一看，果真有一隻廣東船出口，那時距離開船的時候，還有六七小時的工夫，我便趕往調查，船上却沒有朱乾正其人，我不覺有些失望，臨了忽在甲板上遇見一個很面熟的人，他一見了我，好像避忌的一般，慢慢地溜開去。你道此人是誰？他就是前次向隆義莊經理，拐騙五千元巨款的朱孟弼；他在船上却又化名爲朱瑞三了。我當下見了此人，始知這案子，又是他幹下的，當下便就將他捕獲，所有行李等物，叫局中暫時扣留，一方面去通知了張元，教他到捕房指認，却一些兒也不錯，他所損失的一萬元，到此也完璧歸趙了。但據朱乾正的供辭，他對於翻印鈔票一案，完全不知，不過他也是聽人家說過，有個廣東人柯競生，同着一個德國人，會翻印鈔票，他就假此爲題，行施騙術。就是那和張元相見，自稱柯競生的那人，也是他另外一個伙計汪森所假託的。照此看來，那翻印鈔票的案子，却是另一事了！焦得魁道：如此我們又當着手偵探此案了？但不

知柯競生等這個機關，設立在甚麼地方？一時倒不容易尋着。潘璧人道：「那我倒曉得，但沒人介紹，和他們相識罷了！」說着，又湊頭去，附耳說了半天，焦得魁不住的含笑點頭，好像非常得意的神氣，末後說道：「妙極妙極，那件事情，包在我身上，三天之後，定有好消息給你。」潘璧人含笑不語。當下二人又胡亂用了些點心，還了錢，出了酒家，分頭而去，各辦他們的公事去了！焦得魁連日又和一班白相人混在一起，打得火熱，喝酒賭錢，甚麼事不幹；而且到處都肯用錢，人家自然也落得和他廝混，可是他的目的，却達到了！柯競生的行止，也被他探得明明白白，而且得到一個殷發興的介紹，也見過幾面，但他却更名顧冠珍，據殷發興說起他們翻印鈔票的本領。他假意的說要做此項生意，只是一時拿不出許多錢，故想和一個朋友合做，請他介紹等話，并且連提頭也講好了！他一面和他們進行接洽，一方面便將那所得的消息，去報告了潘璧人；他奔走兩間，居然商量妥洽，約期會晤。到了那一天，由殷發興帶領潘焦二人，一同到卡德路二十七號洋房，顧冠珍見他三人到來，歡喜得甚。



麼似的，竭誠招待，並且備酒肴，請他們午餐，大家談談說說，非常投契。後來漸漸的談到翻印鈔票的事上去，顧冠珍說：有一個德籍朋友，名叫益殺克奇文盤，新近由科學發明，用一種藥水，影印鈔票，手術非常精密，而且不用機器，不用製版，只消用真鈔票一張，浸入藥水，然後用紙夾着，片刻之間，就可印就，與真的絲毫無異，而且號碼簽字，完全相同，任你何人，再也認不出是翻印的。兩位既然有意做此生意，發財固然是容易，但須嚴守祕密；若然走漏了風聲，萬一出起岔子來，可不是要命。大家都道：既然一同做此祕密的事，終不成自扳石頭壓自家的腳，會將消息走漏的。顧冠珍又道：如此甚好，但我們仿印起來，票價小的却不犯着，須印每張一百元的票子，至少要印他一萬張，大家發一票財，手續是一樣的；而且印過了之後，那一萬張的真票，依然可以歸還，我們提一成手續費，其餘的大家瓜分。但此事似乎非常神祕，未免叫人家懷疑！就是諸位也恐怕未必深信。那末趁今天大家都在這裏，不妨待我請益殺克奇文盤到來，當場一試，包管大家都可滿意。三人都很高興的，表

示對於此事並不懷疑。那時顧冠珍走到電話機旁，打了一個電話給那外國人；然後又和三人談天，約過了一個鐘頭光景，果然有一個黃鬚碧眼的外國人，意氣昂藏的從外而入，顧冠珍連忙起身招呼，又替三人介紹一番；益殺克奇文盤也一一相見了，寒暄已畢，又談了些翻印的手續。潘璧人就要請他試驗，奇文盤道：「今天沒有帶藥水等用品來，所以不能面試，如其諸位要試驗，須另約日期。」當下大家商量一番，約定第三天下午，仍在此地聚會，才興辭而出。到了那一天，潘焦二人，先往卡德路，由顧冠珍用電話通知了奇文盤，并請他趕快前來；不多一會，也就來了，還帶了一個外國人同來，他的面色形狀，很有些像四馬路賣肥皂的俄國人；手裏提着二隻紅色皮包；益氏指着那人向大家介紹道：「這是我的助手，名叫哈利白。」哈利白也過來，點頭見了衆人，益殺克奇文盤略和大家敷衍了幾句，便帶着哈利白，拿了皮包，走入一間書室裏去，不等衆人入來，便把門關閉下鍵。只聽他兩二人在屋中拖桌開箱，往來蹀行，好像異常忙碌似的，過了十幾分鐘，已經布置完畢，益殺克奇

文盤開門出來，向衆道歉說：因爲這種布置，有秘密的必要，故只好請諸位在外稍待，很是抱歉！如今布置好了，請到裏邊，看我試驗罷！潘璧人就一同入了書室，只見中間一隻圓桌上，放着大大小小的玻璃瓶，約有二十餘只，瓶內滿盛着各色的藥水；中間放着一白色磁盆，盆的旁邊，擱着一根尺多長的本棒；一邊放着幾疊白紙，此外別無他物，驟然看了，不當他是魔術家，也得當他是個牙醫生的醫室呢！圓桌旁邊，放着四張椅子，當下他便招呼潘璧人等坐下，一邊向顧冠珍要了一張鈔票；一邊將瓶中的藥水，傾在磁盆內，用木棒調和，配合起來；攪了一會，又將木棒蘸着藥水。在一張白紙上，劃了兩劃，仔細察看了一番，又加了幾種，重又試了一次，已配合準了。他便取過那張鈔票，放在藥水內浸透了，然後取了一張翻印的白紙，平鋪在桌上；在盆中撈起鈔票，安放在白紙上面，又另外用兩張厚紙蓋上；他就如變戲法的一般，拿那魔棍，在厚紙上不住的推碾；推碾約五分鐘之後，揭去厚紙，把鈔票和那白紙，一同翻過，又用木棒在一個大瓶內蘸了藥水，塗那白紙上，此時紙上經

過化學作用，已略略的現出鈔票形式，但不大清楚罷了；他又塗上了幾種藥水之後，又用厚紙夾好了，放入一本百十來頁的簿子裏夾着，將簿子放在椅上，教潘璧人坐下壓着；過了十多分鐘，益殺克奇文盤笑向衆人道：如今鈔票已印成了，待我取出來給衆位瞧看；說着便從椅上取過那簿子，抽出厚紙，果然是同式同樣的兩張四明銀行五元鈔票，非但花紋顏色，完全相同，就是號碼簽字，也絲毫無異；不是紙張有些大小，放在一起，誰也辨不出孰真孰僞。他又從皮包內取出一把剪子，將四面修平，使和真票一樣大小，遞給潘璧人等觀看，端的毫無破綻，都覺得此事奇怪，益殺克奇文盤又將那翻印的假票，送給了潘璧人，還說現在衆位既然目覩，當然可以無疑了！如其要翻印時，可先預備鈔票，還要尋覓一個安全地點，越冷僻越好，以免行事起來，露人家眼目。潘璧人連連稱妙，既然如此，待我去預備一切便是了！當時益殺克奇文盤又說：此種藥水，配合起來，價錢很大，如印一萬張，起碼要五六百元；潘先生如其決定之後，請先將藥水費付下，以便即日前去配合，免得臨時

匆忙。潘璧人道：橫着尋覓房屋，預備真票，也止少須有三四日耽擱，此事容我們明天決定。當下又暢談一會，各自興辭而出。第二天潘璧人又去尋顧冠珍，和他商量免付定金。顧冠珍又用電話通知益殺克奇文盤，談了好久，總算他竭力斡旋，對方方才允許。顧冠珍又問潘璧人房屋可曾找到？鈔票可曾備齊？潘璧人說一切都已預備妥當，只等把那房屋，略加糞除，就可以前去工作了。于是約定次日下午一時，同到那邊去工作。顧冠珍也歡然應允。第二天午後，潘璧人果然坐了汽車來候他們，請他們前去工作。此時益殺克奇文盤尙未到，顧冠珍連連打了兩個電話去催，方始到來，并帶着一切應用物件，略略談了幾句，潘璧人就請他上車。潘璧人自行司機，發動機輪，風馳電掣，一路向白克路疾駛而來，不多時到了七百四十號門首，車忽停了；三人下車，此時裏面早走出一個人來，笑道：你們來了麼？我已奉候了好一會了；益顧二人，抬頭一看，見是焦得魁，知是一夥裏人，並不疑心，點首相見了，一同入內，剛才坐定，忽聽見門外一陣子皮鞋囊囊之聲，却見一個西捕頭，帶了四五

個巡捕，直闖進來；這一來却把大家驚得目瞪口呆，潘壁人到此，含笑向益顧二人道：「今番之事，事機不密，只好請二位到捕房裏去走一次了！」益殺克奇文盤到此始知潘壁人是捕房的偵探，以前却是上了當，和顧冠珍面相覷。潘壁人又笑道：「社會上人人二位當的，恐怕不止一人；你二位給人家上的當，也恐怕不止一次；如今你們上我這當，也可說是一「卽以其人之道，還治其人之身」了。我們如今不必在此耽擱時光，還是到捕房裏去休息罷！」當下各巡捕押了二人，登車而去。潘焦二人也徐步而同，你道怎麼那焦得魁和巡捕，如何來得這般湊巧呢？原來潘壁人和顧冠珍接洽就緒，約定日期之後，已將一切布置好了，和焦得魁及捕頭等是預約了的，故他們一到屋裏，巡捕就來了！當下潘壁人忙問焦得魁道：「還有那件事，可曾辦妥當麼？」焦得魁道：「是那哈利白麼！」他却住在附近的一首洋房內，如今事不宜遲，我們馬上去將他捕下，省得周折了。便重又繞道卡德路而來。到了哈利白住宅中去查問，說是出外未歸；二人只索就近找了一個日班巡捕，將此事告知，叫他在此

哨探，以便在哈利白回來時將他捕下；誰知道直等到夜間九時，還是毫無影踪；那巡捕只好回去覆命，這大概是哈利白在外得信，故而脫逃了。正是：

狡兔從來有三窟，竟如黃鵠不歸來。

欲知哈利白逃往何處，且待下文分解。

### 第二十四回 美人隻履癡想入非非 協理一車靈思抽乙乙

話說那巡捕直等到夜間，並不見哈利白蹤迹到來，只得回去，將守候情形，報告了潘璧人；潘璧人道：這大概是那廝在外面得了信息，知此案已破，回家定被捕獲，故躲在外面了！慢慢地調查，終不怕他逃遁到甚麼地方去。當晚無事，次日清晨，便將這消息通知了焦得魁，雙方竭力去查訪，分頭行事；焦得魁依然注意在卡德路左近一帶，差不過每日在那邊窺探；連日不得音耗，心中甚是納悶，有一天他信步所之，過了靜安寺路，不知不覺的已到了小沙渡太和里相近；他這番無的放矢的來到此地，連自己也沒有明白，及見了那里門上的里名，方怔了一怔，暗道：我如何又

走到這個所在來呢？正想回步，忽見里外停着一部半新不舊的錫鐵龍汽車，車上並沒有人，他一見之下，不覺又生了疑心！橫着沒事，便踱過去瞧瞧；走到門里相近，忽聽里內有叩門之聲，循聲看去，只見三個短衣狹袖的人，和一個衣服華麗的人，正在一家門口敲後門；那華服的人，時時回頭望着里外，目露驚懼的神情，翹首外望，好像懷着希望似的。焦得魁一見之下，知道有些蹊蹺。一會兒門開了，四人一同入內；可是那人依然不住的回頭望着外面。他當時將那家門牌認清，連那汽車的號碼，也一一的記在小簿子上，然後回身出來，依舊慢慢地從原路而回。到得家中，見有一張便條，擱在桌上；拿來一看，却原來剛才潘璧人來訪，沒有遇見，故留下紙條，約他午後相晤的。他一看鐘上，已是十一點半了！坐着休息一會，草草進了午餐；便來尋潘璧人相見之下，璧人劈頭就說道：「你來得正好，我有一件事情要你去辦；至于哈利白的事，我已略知消息，想來不久也可以入網，不勞你再費心了！焦得魁道：「如此也好，但不知你要教我去辦甚麼事？請你快說罷！」璧人道：「這件事情，算不得



甚麼，不過人家既來相託，也不能拒絕一邊，又將那件事情從頭至尾細說一遍。原來有一隻私立學校裏邊，從前却非常整齊，近來不知何故，時常有竊案發生，接連二，已經好幾次了！雖經學校當局，逐人搜檢，終沒有破獲過；但所失之物，也不一定價值巨大之物，最近忽又發生了一件奇怪的竊案，有個姓袁的女學生，失去了一隻皮鞋，據說那雙香檳皮鞋，在上一天出去時還穿過，回校之後，方才換下，明明放在床底下地板上的；到了第二天，因想出外購物，取鞋來換，却只剩了一隻，尋來尋去地板也幾乎翻過來，終沒有找到。而且這位袁生，失竊已不止一次，所失却都是這種微細的東西，大概是手套汗巾之類；今番失去此鞋，她引為非常奇怪之事，報告學校當局，請求搜檢。學校當局，因為屢次搜檢，全無效果，故另外想法子，因為久慕潘璧人等神偵之名，但又不願張揚其事，恐怕鬧出去和校譽有關。故轉輾託人介紹，和璧人相見，請他以私人資格，幫助他們查訪。當下璧人因為正忙着辦哈利白的事，沒有餘閒，故焦得魁前去查訪。焦得魁聽得馬上就到那學校裏邊，和

學校當局，說明來意，接洽過了，又將詳情詢問一過，與上邊大略相同，我也不必去複叙他，不過有一點似乎很有關係，就是那學校却是男女同學的。焦得魁沉思了一會，便道：鞋子兩隻才有用，如今只少一隻，難道那偷的人獨腳不成？此可見其中顯有別種作用。究竟如何，我一時也不能斷定；但諸位可召集學生，說如此如此，使大家釋疑，然後到各處檢查，再定辦法。校長自照辦，去向學生說：校中屢次失竊，此事頗堪注意，前日袁生又失去一隻皮鞋，這種離奇之事，好像是小說家筆底的文章，似乎很是滑稽；但長此以往，決非佳兆，故現請了一位催眠術大家來，用催眠術來勘破此事。現在須向各同學的臥室裏去檢查一翻，然後施術；學生聽了此事，差不多個個很高興，預備着一齣大套魔術。當下焦得魁由校長引導着，到寢室去檢查，他約略的在各房中看了一番，女寢室察看過了，又去察勘男寢室。那兩下寢室相距甚遠，他這番比較來得詳細些，到第三室中，見一張很清潔的舖上，攤着一本小書，拿起來一看，却是幻術大全，他又將翻開的兩頁仔細觀看，不覺微微的一笑。

就將那書藏入衣袋，又向各房略略一看，然後回到教務室中，向校長道：如其我的理想不錯，那位袁女士，當是一個婉孌美麗的女士，平素很有人愛慕她的，就是此次的失鞋，也可說是愛苗的驅使。那校長道：果然不錯，袁女士確是本校中最美麗的人，差不多誰都愛她。焦得魁笑道：那末此案已完全不生問題了！如今請召集各位男生，我有說話。不多片刻，學生已齊集堂中，焦得魁向衆行了一禮，說明來意，並說我的催眠術，與衆不同；人家催眠起來，一定要用種種手續，使受術者入于睡眠狀態，然後再施術使他自已說出種種事情。我却不須如此，只須講一個古事給列位聽了，事情就可大白。而且自己說出，人家都知道誰是竊取過東西，于其人的名譽方面，頗多損失。我這個方法，只使受術者和我兩人知道，還留他一個改悔的地步。但此法行之于失鞋一事，當然有效；若行之于別種事情上，就不會靈驗。當下大家聽他這一套話，好像魔術家登台時開場白，覺得很有興趣，都肅靜無聲，引領翹首，等他那戲法的開場。焦得魁又接着道：如今我講那古事了。我從前在一部幻術

大全上，看見一篇相思夢；那書是專講幻術的，相思夢自然也是幻術之一了，但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？原來那書上說：大凡男女之間，最易發生愛慕；尤其是男子比女子來得厲害，每見了一個容貌美麗的女子，就動了心，思慕不已；然而對方或者並未知道，或中間有甚麼阻礙，無從通情，就可用相思夢法子，使雙方在夢中相見。那法子也很簡單，只須竊取對方常穿的鞋子一隻，放在枕函之內，再用自己常穿的鞋子，覆蓋在上面，專心一意的思量那愛人的容貌舉動，夜間枕着那鞋子睡覺，你所想的人，就會入夢；而且夢中所做的事，所說的話，不但你一個人知道，連對方也同樣的感覺。這種事情，固然是事理所沒有的，但如今却有一個人，對於袁女士愛慕到十分，却無法可以通情，癡心妄想，正在沉悶之際，見了這相思夢的法子，就存了僥倖之心，希圖一試，故袁女士的鞋子，却失去了一隻。但這個人却是個書獃子，上了那部幻術大全的當，並非有意行竊。如今此人也一同在這裏，我可單獨的警告他，此刻我已知道是誰幹的了，而且還有證據在此，若把他姓名宣示出來，可

以使他立刻宣告人格的破產。我因此事起因，並非圖財，故予以願諒，望在二十四小時以內，將所取之鞋，暗中送還袁女士，此事可以不再深究。還望那一位書獃子，從此改過自新，專心學問，免得失了人格。他說畢之後，就退立一旁，笑嘻嘻的望着衆人，含有非常的希望和愉快似的。校長也有同樣的警告，那些同學，却都你看我，我看你，非常的狐疑，當下焦得魁即告辭，校長送他出來，在操場上却遇見一個絕色女郎，校長指着說道：焦先生，這就是袁女士啊！得魁便過來相見了，笑嘻嘻的說道：袁女士，你莫要因失鞋氣悶，現在此鞋已有着落了，大約明天必可完璧歸趙；但不知女士于失鞋之後，可曾夢見過書獃子沒有？這一來到把袁女士問住了，瞪目不知所答。那校長便將大略情形，向袁生說明，方才恍然大悟，不覺面上微微的起了一陣紅雲，映着那蛾眉螓首，如玫瑰般越顯得嬌媚。焦得魁看了暗想道：爲此美人兒，也難怪那書獃子見了，要胡思亂想，演出那竊鞋的怪劇來。袁女士向他再三的謝，也一直送到大門外，焦得魁才告別而歸。後來袁女士失去的那隻鞋子，却果

真在第二天在操場上發現了，校長雖明知其人，因為他名譽攸關，並未聲揚；假期之後，那位書獃子，便自動退學，此事我就算結束。再說焦得魁離了學校，一直來找璧人，恰好他剛才回家，一見得魁，便問所事如何？得魁道：什麼竊案，不過是一個書獃子，色迷心竅，一時鬧出來的玩意罷了！一邊又將經過情形，詳述一番。璧人聽了，不覺哈哈大笑道：怎麼在科學昌明的時代，還有那迷信這種無稽書本的書獃子；然而女色迷人，也不知道造成了多少奇事和罪惡；這件事情，還不過是最小的一種呢！二人略談一會，焦得魁興辭而出，一路上越想越好笑，此時天色已晚，他想高秋圃好幾天沒見面了！何不前去望望他？便改換方向，到高秋圃家裏，正來得湊巧，高秋圃已換好了服裝，預備出門，若再遲一步，就碰不見了。焦得魁道：高老師上那裏去？秋圃道：我又發現了一件案子，要去探訪，但一時還沒有把握；你自那裏過來，可有甚麼事情？焦得魁道：我剛才替潘探長去辦了一件極有趣味的小案子，扮演了一齣獨腳戲，現在無事可做，特地來望望你，有空同去喝三杯好麼？高秋圃道：如此也

好，二人同行，去找着一家酒店，尋那杯中樂趣去了。讀者諸君：你道高秋圃所欲探訪的是甚麼案子？却原來在當日清晨，又出了一件綁票案子，待我慢慢的叙來。方子新是某大公司的協理，在商場上頗有場面，交遊廣闊；凡不知他家底細的人，誰也得當個是極有家財的富商。其實他不過表面闊綽，實際上也並不見得十分寬裕，正是上海人空心大老官的一句成語。他在那公司裏邊，每月的薪水，拿不滿三百塊錢；家裏却有七八個兒女，衣食教育各費，何等繁重，那些些薪水，僅不過敷衍那裏還有甚麼餘存呢！照這種情況，萬不至于惹綁匪注目，如何會被人家綁去呢？却也另外有個原因的。他家祖上確是個大富商，家資巨萬，地產房屋也很多，差不多誰都知道。然而這位方子新先生，弟兄却太多了，一共有十四五個；那偌大的家私，經十四五人一分，每人所得到的，也就有限了；還加上連年營商失敗，虧耗不資，故景况也異常窘迫；但他在商場上，以地位關係，又不能露出窮形極相，依然裝着闊綽，外界之人，又怎麼會知道他的實况呢！故綁票匪才會注意于他。其實他所坐

價值一千元的那部錫鐵龍汽車，半新不舊，已表示出他的經濟狀況了。方子新住在康欽里地方，他每日上午九點鐘，就坐了汽車到公司中去，晚上回家，每日都是如此。那一天早上，他照例坐車出外，到公司中去辦公；汽車剛開到里門外，正待轉灣，忽旁邊弄內躍出二個人來，手都執着手鎗，向方子新和車夫瞄準；此時前面又來了一人，把車夫拖下，三人一躍登車，兩個執鎗的，在左右夾着方子新坐定，那後來的一人，就撥動機輪，將車開出。那一帶本來非常冷落，故他們容易動手，當時除了車夫之外，還有一個皮匠，親見其事，但匪徒有鎗在手，誰也不敢上前攔阻，直等到匪徒開車遠去之後，那汽車夫方一面回去告訴了家人，一面到官廳去報告請緝。高秋圃得到了這一個消息，便馬上進行，足足的忙了一天，在曹家渡把那部半新不舊的汽車，好不容易尋到，可是那汽缸已略有損壞，車中坐墊，也不見了；他修理了半天，才弄好了，把牠開回官廳。高秋圃發現了汽車之後，覺得此案，已有一線光明，匪徒的所在，大概又在滬西一帶了。他回家休息了一會，正想繼續前往探訪，



可巧焦得魁來了，約他同去喝酒。當下便跟了前去。到了酒店裏，二人一邊對酌，一邊談笑，非常歡洽。焦得魁不免又將書劄子竊鞋的那件笑話，來做談資。高秋圃聽了，也笑得合不上嘴來。後來也把方子新被綁的詳情細述一番。焦得魁道：「那位方子新，你可認識，年貌若何？」他那汽車的式樣號碼，又若何？」高秋圃都告訴了他。此時他已有些醉了，那談話也漸漸的牽枝帶葉的，沒有統系，七搭八搭，鬧得人家莫明其妙。高秋圃見他醉了，便胡亂的喊些飯吃，還了錢，一同出了酒店，雇車送他回去。焦得魁連日奔波勞碌，疲倦自不消說，如今又多喝了幾杯酒，更其來得乏了；回到家中，倒在床上就睡着了，等到一覺醒來，已時第二天十一點鐘時候，他暗自忖度道：「這麼好睡，好像是服了安眠藥水一般，一睡就十幾個鐘點。」當下便起身洗盥了，回想到昨天之事，雖然在酒醉之後，究竟不至于完全忘却，依稀還有些記得。他此刻腦筋清楚了，想起了昨夜高秋圃的說話，與自己所見的事，不覺恍然大悟，正是：

山重水複疑無路

柳暗花明又一村

不知焦得魁所悟何事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五回 寒宵夢覺神探觸靈機 黑夜鎗聲匪徒撕肉票

話說焦得魁睡醒了，腦筋也清楚了，把昨夜高秋圃所說的話，從頭想了一番，不覺恍然大悟。一個人自言自語道：錫鐵龍汽車，三十多歲的瘦長男子，我知道了，一定就是他。他在室中蹀躞凝思了半晌，似乎有了甚麼發現一般，面上現出很歡喜的樣子；隔了一會，穿上外褂子，一徑出門，坐了街車，前去訪高秋圃，那時秋圃正在家裏吃飯；一見了他，便道：昨夜可撞醉了，適意麼？如沒用過午飯，就在這裏胡亂吃些罷！焦得魁也不客氣，坐下去便吃。飽餐之後，就問起方子新的事情，可有甚麼發現？秋圃兀自搖着頭道：尚無頭緒。焦得魁道：我倒已經探到了，可要同你去捉人？秋圃道：不要說笑話了，難道你昨天大醉之後，還去探過案不成？我可不信。焦得魁道：你信與不信，是沒有關係的；你幾時見我打過謊？只要回頭捉綁匪，救肉票你看。如今我們同去罷！一個精明幹練的高秋圃，被他這們一來，倒也提在渾水內，一時弄得

莫明其妙，只索跟了他去。二人出門，尋了一部汽車，一直向滬西開行，約行了十多分鐘，已到了小沙渡路，便轉車一直向北開去，一會兒就停下了。焦得魁教高秋圃準備了手鎗，一同下車，走入一條街內，走到八十八號門首，焦得魁舉起拳頭，向那後門上，好像擂鼓似的，一陣子敲，裏邊就有一個女人出來開門，高焦二人，一蹣入內，直奔樓上，見兩個短衣之人，正和一個三十以外，服裝華麗的男子，在那裏談話。二人便各執手鎗，指定二匪。兩個綁匪，未曾預備，幾疑飛將軍從天而降，只得束手就縛。平時拿手鎗屈服人家的，如今也屈服在手鎗威權之下了。二人把匪徒聯臂銬好了，然後向那人查問，却正是方子新。據他說：到了此地之後，那三個綁我的匪徒，送到此間後，不多時就去；這裏另外有兩個人守護，就是這被擒的兩個。昨天午後，又有一個身穿長袍的人，好似匪首模樣，向方子新詢問一切，並且問及職業家產，好像事前並未調查明白，或者是弄錯了人似的。而且除了這兩個看守的匪徒以外，還有一個年約四十多歲的婦人，做那煮飯購物等工作，大約這一起匪徒，人

數很多。當下焦得魁再到樓下去尋那婦人時，已不知去向，想他見了情形不佳，已自脫逃。高焦二人，押着匪徒，帶着肉票，方子新下樓走出里外，登了汽車，振轉機輪，正待開駛，忽見方子新向前面指着道：「匪首來了！」高秋圃一眼望去，見前面一個輕年漢子，迎面而來；此時恰好四無行人，他便執鎗在手，跳下車來。不道車中二匪，已向來人打個暗號，一聲大吆喝，那人已轉身返奔。高秋圃因相距在百步之外，追趕不上，恐被他漏網，不敢怠慢，舉鎗瞄準，振動鎗機，轟的一聲，早將那人臂部着了一彈；他當時還忍着疼痛，沒命的奔逃，以冀脫網。高秋圃那裏肯捨，又連發二鎗，一鎗未能命中，一鎗却把那匪腳脛打折了；到得此時，任你是甚麼英雄好漢，再也忍痛不住，免強行不上三步路，已撲通一聲，栽倒在地。高秋圃便也將他捉住，此時汽車也開了過來，抬上了車，開足機輪，送往官廳不提。單說高秋圃對於此事，並未知道內容，事過之後，不免向焦得魁細問，得魁便將昨天閒步到太和里口所見之事，詳細叙明，又說後來聽了這錫鐵龍汽車的號碼，和方子新的容貌服式，與昨天所見

的絲毫無異，故用這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，前去捕獲。高秋圃道：足見做偵探的人，非但要心思縝密，而且處處都要留意，遇到甚麼案件，那才容易破獲呢！焦得魁也點頭稱是。二人正談得高興，忽然侍役報稱，外邊有個女子，要見焦先生，有名片在此。焦得魁接過來一看，却原來是殷景文女士，他想此人在章頌楣被綁案中，曾經見過幾次，但並沒有甚麼關係，今番來此，一定又有甚麼案子委託。馬上走到客室，寒暄已畢，焦得魁便問道：女士到此，可有甚麼見教？殷景文道：我剛才去望過魏先生，聽說他到了天津去，焦先生也不在家，故到此奉謁。至于我呢！若然無事，也不敢來有擾焦先生公幹。只是此事，並非我本人之事。我有一個朋友，新自外埠到此，說因為她的姊姊忽然失蹤，她對於她姊姊的失蹤，疑是死了。或者是被人謀害的。特地前來和我商量，又知道前回頌楣的出綁，全是焦魏二先生之力，她以為此事若經過二位的探訪，一定可以得到一個光明的結果。如其她所料不錯，死者的沉寃，也可從此大白。故決計託我去求魏先生的援助，如今魏先生既然遠行，總要請焦

先生幫助焦得魁道：究竟其事的內容如何呢？女士此刻能夠告訴我麼？殷景文道：我對於此事，也並不十分明瞭，如其焦先生甚麼時候有空，我就同她來相見，等她自己陳述比較來得清楚些。她還說今晚如其焦先生有暇，就請到大西旅館二十九號相見也使得。焦得魁道：既然如此，那末我六點以後，就到旅館中相見便了！當下殷景文就興辭而出，焦得魁又料理了些公事，到了六點鐘以後，便信步閒行，直到大西旅館，命茶房引到二十九號，那殷景文女士，已守候在那裏，見他到來，便笑顏相迎道：焦先生來了，裏邊請坐。一邊讓他進去，一面又向裏邊一個女子道：夢姊，這位就是大偵探家焦得魁先生，又對得魁道：這位就是鄭鳳瑛女士，二人相見過了！大家坐下。焦得魁道：鄭女士不是因令姊失蹤，要我探訪麼？如今請把失蹤以前的情事，詳細告我；再有女士因爲了甚麼緣故，才疑心他的失蹤，是被人謀害？鄭鳳瑛道：我姊姊名叫鳳元，在上海執教鞭，已經有三四年了！但他總拋不掉家庭，每一星期中，必有一封信寫回來。現在已連幾個禮拜沒有信，家中寄信給她，却也如石

沉大海，一些音耗也沒有。後來接到他校中之信，方知道他已失蹤。至于我所以疑心是被人暗殺之故，是在她給我的最後一封信裏發現的。她那信中，有「遇人不淑，變情天而爲苦海……對方情敵，又眈眈虎視，幾欲攫予之魂」等等說話，故疑心是被人謀害的。焦得魁聽了此話，略一思索，便道：如此說來，不消探得，令姊果然被人家殺害，死得非常悽慘！鳳瑛聽了急道：真的死了麼？如何死的？說罷不覺眼眶一紅，撲籛地落下淚來，咽喉間已嗚咽不成聲了！焦得魁道：死是真的死了！但有一個消息，可以安慰女士，那兇手已經捕獲，判處死刑了！說着就將空屋艷屍的一重舊案，重新復叙一番。鄭鳳瑛女士聽了那事，哭得和淚人兒一般，二人好容易將她勸住，又告訴了她棺厝的地方，以便她運屍回去。當下焦得魁事情已畢，便告辭而出，忽聽得鎗聲一響，他便立定了用心細聽，一連又是五六響，一會兒就沒有聲響了！他細辨鎗聲的來路，却在西南上，那大西旅館過去，原是一帶極冷落的地方，他知道這鎗聲之來，一定又出了什麼岔子了，他便前往探查。可是走不上幾步，忽

然迎面來了一個人，直沖過來，和焦得魁碰個正着，幾乎要把他撞翻了。焦得魁吃他一撞，便把那人揪住，喝道：「難道你去報死不成？走路却如此匆急。那人吃他抓住，也現出非常驚疑的神色，連話都急的說不出來，抵死的掙，只掙出了一」鎗……鎗……鎗……聲……殺人……殺人……殺人……幾個字來。焦得魁見此情形，知道他神經受了意外的刺激，一時糊塗了，問他也是無益。只是他既知道鎗聲殺人之事，倒也不得不留他做個線索。而前邊的事，馬上就去搜尋，或者有個機會，容易着手。只是此人又如何處置呢？正在籌思，恰巧有個夜巡走來，焦得魁便將那人交給了他，叫他先行帶回官廳。他便依着原定方向，一路前去。此時距離他聞得鎗聲之時，已經有二十分鐘了！就是有甚麼亂子發生，兇手也不是呆鳥，決不會仍在其地了！但他雖然考慮到此，無論如何，終不甘心，必欲前去調查一下。可是走過了半里之遙，前面却是地廣人稀，那路燈却兀自閃閃地發出光芒，照的人心胆有些畏懼！焦得魁依着目標，慢慢走去，經過一個黑暗的轉角去處，忽覺得腳下一絆，幾乎朝前



跌了一個狗吃屎；急忙收住了腳，仔細向下面一看，只見橫互着一團黑越越的東西，好像個大冬瓜一般，在電燈光隱約之中，委實看不出甚麼來。焦得魁覺得比事奇怪，便從身邊撈出一個電筒來，向那黑東西一照，不覺直跳起來，原來那東西却是一個人身，只沒有了手脚。那屍身上，血肉模糊，腥氣觸鼻，用手一摸，却還有一些兒暖氣；知道距離死的時候，還不甚久，想來剛才鎗彈之聲，就是此事，再看屍身上邊，果有幾個鎗洞。焦得魁把屍身察看一番，然後徐步一路前去，到處用電筒照着，十步之外，又找到了一隻左手，慢慢地將手脚都從荒地上尋到了；此時只有一人，辦理此事，頗難應付。他轉念一想，橫着此刻兇手必已離此，死人是沒人要偷的，何不去喚個巡捕來，幫同勸察，豈不是有了助手麼？于是他便向熱鬧的地方來，找到了一個巡捕，一同到屍首跟前，再留心察看了一番，並無別種發現，一面就打電話給官廳去，不多時光，已有屍車開到，把屍身載往驗屍所去。焦得魁弄到了這一件無頭無腦的暗殺案，倒一時如丈二的和尚，摸不着頭路，不知從何下手。當時已經夜

深，欲待探訪，也無從探訪，只索悶悶損損的回到家中，進餐休息，只是那暗殺案，終盤旋他在腦際，不能忘懷。次日天明，他又趕往驗屍所，把屍體重察看了一回，對於此人的死狀，已經斷定，徘徊籌思了一會，恰好驗屍官也來了！仔細相驗，此人委係生前被人用手槍擊斃，然後砍下手足的。便令諭照相收驗，等親屬認領。剛才退坐，忽又面一個人，帶哭奔入，向驗屍官請求收屍。驗屍官先令那人去認明了屍首，然後問道：你是死者何人？如何知道這死屍是你家之人？那人道：我是死者之子，我父前被匪徒綁去，屢開談判，只因票價太昂，一時無力取贖，正在四面張羅設法，今晨忽接到匪黨來信，聲明肉票昨夜已經撕掉，不必再行設法。故特地趕到這裏，果然我父已死，死得好慘啊！說着一邊從懷中取出匪徒的信呈上去，二面號淘痛哭。讀者諸君：你道那死者是誰？有甚麼資格，可以夠得上做肉票呢？原來此人姓黃名正華，祖上是鎮江人氏，後來搬到上海，開一家小錢莊，因他平日省吃儉用，算珠盤剝，很被他積蓄了幾萬家私。但他家財是有了，只是妻子不育，膝下並無兒女，常引爲恨。

事。後來他也討過幾房小，也並無所出，他知道此事已經絕望！倒不如去認一個來聊以解嘲。可巧他妻子面上，有個姪兒，因為家中貧苦，兄弟又多，情願過繼給人家。黃正華求之不得，就把他領在身邊，當做兒子，又教他在本店學藝，以期將來的發展。替他取名叫黃永福，家人們見了，都稱他少爺，就是店裏的夥友們，也都當他是小老闆看待。但是這位黃永福少爺，可是生就的一副骨頭，貪吃賴做還不算，生平最愛的就是跟着那一班無賴來往，飲食賭博，他總可以挨上一分。黃正華雖屢屢訓誡，那裏有分毫的効驗；于是就就不滿意他了！隔了一年之後，見他還不改悔，就去領了一個親戚的兒子來承嗣。立下預囑，將家產之二歸永福，其餘的十分之八，悉數歸嗣子承修。永福見偌大一家私，平空被人家搶去了十分之八，心中就有些不甘，但一時也無可如何。一月之前，正華連接了幾封恐嚇信，要他報効五萬塊錢，他因為現在這種事情，是常有發現的，也並不放在心上，置之一笑，也並不去報捕請究。但災禍之來，防不勝防；接信半月之後，有一天黃正華因事出外，半路上忽

被匪徒架去，並且寫信給家中，叫他們第一不準報捕，第二不準登報，靜待解決。家人自然不敢攪匪徒之怒，一一如命。隔了三天，匪徒又有信來，開口便要他十萬取贖，並且大模大樣，連接洽地址都註明的。當下家人便命永福去接洽，他却置之不理，只得命承修前往，可是屢經磋商，匪徒絲毫不肯讓步，連接洽的人，也幾乎被他們扣留起來。弄得家人無可如何，因為他自己本來沒有親生的兒女，留着家財，也終是他人享受，倒不如備款取贖，免得老頭子在匪窟中受苦。可是他雖有二三十萬家私，一時馬上要湊十萬現款，却也非常困難，不免延遲了日期，不道竟被他們撕了。正是：

漫道銅山能久恃 從來阿堵易招殃

欲知黃正華被撕以後，如何破案，且待下文分解。

### 第三十六回 隔牆屬耳漏洩春光 大舉出喪網羅匪衆

話說黃正華的妻子，因為自己並無親生兒女，留着家產，遲早終要落他人之手。到

不如備足款項，將老頭子贖出，以免老骨頭在匪窟中受苦。但一時湊不足現款，四面設法，不免遲延了幾天，可憐一生勤儉，掙下許多家產的黃正華，竟被他們撕了，身遭慘死！家人得信之後，就由承修到驗屍所認領。一見那種慘狀，任你是鐵石心腸，不相干的人見了，也得下淚；況且承修究竟是受過老人恩撫的，自然不由他不傷心號哭了！驗屍官等問明一切，便命他將屍身領回棺殮，靜待緝兇昭雪。不在話下。當時焦得魁聽了承修的一番報告，心中早打定主意；一方面去調查黃氏對於喪中一切事務，以及分派遺產等事；一方面却注意黃永福的行踪，尤其是在他們接洽的那一家旅館左近。隔了幾天，一切都已探明，原來那分家私，仍照遺囑分定，各方都沒有爭執。惟對於黃永福的行踪，却無什麼可疑之處；不過他雖在喪中，依舊是花天酒地，一味胡鬧，不守子道罷了！在這種社會上，親生兒子，尙且也會有這種行為，那種恩撫子，自然也不能怪他了。焦得魁雖自知以前的理想錯誤，但還不能信任他對於此案，是絕端沒有關係，一方面又將目光移到別人身上去。他因為

探訪便利起見，便在匪徒接洽的旅館裏，賃了一間房間，夜間就住在裏面，如同普通旅客一般，再也沒有人疑心到他是大偵探。他連日奔波，毫無所得，心中正是悶悶不樂，晚上獨自在房間內外打轉；那時時辰鐘恰敲十一點，忽見眼前人影一閃，有一個人走到隔壁房間中去，隱約見那人面貌，似乎很熟悉，又見他那種行動，有些賊頭鬼腦，心中就有疑心，遠遠的照着，等他出來。等了足足有半點多鐘，那房門呀的開了，走出兩個人來，定睛細看，就先前走進去的，却並非別人，正是黃承修；那另外一個，年紀比了承修似乎大上四五歲，面貌舉動，却也彷彿，二人一路走出去了，此時因為他躲在暗陬之處，人家不易看見；況且二人有事在心，急匆匆的走路，誰也想不到暗中偵探，故徑自去了，焦得魁此時，心中疑雲，如層巒疊嶂的推起來，把個精明強幹的大偵探，引入五里霧中，一時却不知如何措置是好。但向時專注在黃永福身上的目光，到此却不由他不移注于黃承修身上。他等二人去遠，回到自己臥室，獨自忖度道：如今第一步須將二人所做之事，先行探明，然後才可逐

漸進行，否則賭馬走懸崖，終難有效。主意既定，便向茶房等搭七搭八的談笑，問起這裏所住的人，現在有幾個是熟客？茶房等爲甚麼對於熟客，格外歡迎？那茶房也有興沒興的隨便回答幾句，直到一點多鐘，還不見二人回來，他只好回到房間中去安睡！但有事在心頭，那裏能夠入夢，把那件案子，從頭至尾，往復凝思，雖覺得草蛇灰線，有迹可尋，被承修今夜這們一來，中間却又發生了變化，思索一會，不覺已是天色大明，假寐片刻，便起身出門去兜了一轉，回來向茶房說：我今天有個朋友來住，這間房間太小了，你可替我掉換一個大些的房間。那茶房道：那邊三十五號的大房間，客人恰好剛去，很是舒服，先生就搬過去罷！焦得魁過去看了，見正與昨天黃承修進去的那一個房間隔壁，頗爲合意，便命茶房搬了進去。又問起隔壁房間中，是何處客人來此幾日了？怎麼沒見過他們？進出茶房道：那客人姓陸，是鎮江人，時常來住在這裏的，昨夜出去，至今未尙回來，想是住宿在外邊。焦得魁便不再問，胡亂進了些午餐，便到黃正華家裏來，可巧那時永福承修二人都不在家，只有

正華的妻子，沒神沒氣的坐在家裏；他便將二人的過去歷史，詳詳細細，問個清楚，不等多耽擱，興辭而出，一路上歡歡喜喜，好像貧兒暴富一般，異常高興。又到各處去探防了一會，直到夜間，方才回到旅館。故意把門開着，暗中當心隔室人的行止；到了九點多鐘，果然見那姓陸的和着另外一人回，來却不見承修；焦得魁便走到洋臺上，側耳向隔壁靜聽。二人起初都談些不相干的話，約乎半個鐘頭；只聽一個人道：「他今天可到此地來麼？」又一個人道：「這說不定，但他的事情，大約須有半月，才能布置妥當；此刻來與不來，也沒甚麼關係。」那人道：「事後如何？」我們的地址，要不要變更？」那人答道：「你放低些，須知隔牆有耳，要留心着呢！一面又噉噉噉的說了幾句，聽不仔細；後來又聽得斷斷續續的說：『華爾……十九號……等……同來』」等話，以後聲音漸低，又聽不出來了。此時焦得魁雖然沒有全聽到他們的談話，心中早已有六七分把握，他便轉身出門，到大廳上去，坐沒多時，見和姓陸的同來那人，匆匆的出來，一直出門；焦得魁馬上跟在後面，左右離開那人一二丈路跟定。見



他轉入華爾勃路，幾個轉灣，就不見了！焦得魁暗暗點頭道：他們却原來藏躲在一條靜僻的路上，作奸犯科，難怪人家一時奈何他們不得。他一邊想，一邊走到十九號，已在路底，已經是鄉村了，他估量那屋子裏，大約藏着人很多，必是一個大大的匪窟，他看了一會，恐怕被人家看見，露了馬腳，便回旅館去了。他到此時，把自己所發現的事情，和正華妻子的話，兩下印證，覺得此事已經完全明白，但須將那十九號的內容，探訪明白，就可下手；後來被他查得那十九號裏，的確是上海最大的匪窟，其中共有二三十匪徒，時常來往，這裏是個總機關，內中布置得非常周密，莫說外邊人不得其門而入；就是他們自己人來往，也須出示證件，盤詰一番，方才放他入內；這消息是焦得魁從各方面探聽得來的。他探明了內幕之後，暗想此事却不容冒昧從事，必須斟酌妥善，設計前往，才可一鼓成擒；若直徑前往，恐不免一番格鬥，徒然多費了周折，還許不能一網打盡。故他當時，對於案情，已經明瞭，但還在那裏籌劃他的計策。後來去和高秋圃、潘璧人等幾人相商，大家議定一條妙計，約

定日期，一同前往；焦得魁又叫兩個助手，暗中去監視黃承修和那姓陸的人底行動，莫放他們漏網；自己又去預備了應用東西，忙忙碌碌，鬧了好幾天，方始備齊；不在話下。再說二月十三早上，近水路等處，忽然人頭擠擠，大家爭着說道：今天王公館的老太太大出喪，我們快去看來！一片人聲，都是如此說，不多片刻，果然哀樂齊鳴，旗傘飄拂；路人又是一陣子大出喪來了！大出喪來了！的聲浪。這番王公館的大出喪，果然盛況異常；騎巡頂馬，彩色旗傘，銘旌亭，軍樂隊，一切執事儀仗，應有盡有，途人唧唧稱羨。那喪儀過了近水路，一直轉西，向華爾勃路而來，一路上吹吹打打，直至該路盡頭，忽聽得警笛一鳴，那執事人等，各各把手中所拿之物，擲在一邊，都從懷中取出實彈手鎗，預備捕匪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一轉眼間，已把那十九號的匪窟，四面緊緊的包圍定了；焦得魁等，趁匪徒措手不及之時，帶了巡捕，奮勇當先，破門而入。那些匪徒，沒有準備，一見他們趕到，情知不妙，各自奪路而走；也有穴壁的，也有登屋的。但見了探捕大隊包圍，知難脫逃，便圖作困獸之鬥，可是根本已破，如何

抵抗得來；當時雖雙方開鎗轟擊，究竟探捕勢大，又有準備；匪徒手慌腳亂，早已胆寒，不消十分鐘，已完全解決。共捕獲匪徒二十七名，內有女匪二人，肉票二名，一係幼童，一係四十多歲的男子。當下將各匪分別銬上，由巡捕將他們押上那剛才的送喪汽車，分批裝載，先行送往捕房；高秋圃到旅館中去捕那姓陸的，焦得魁也徑往黃正華家來，將黃承修捕獲，帶到官廳。承修却極口呼冤！焦得魁道：現在人證俱全，你也不必抵賴，待我來略將其事的前因後果，當衆宣布一番就是了！至于你是首犯還是從犯，我却不能斷定。我當初聽了你的報告之後，心中却祇疑于黃永福，因為他狂嫖濫賭，跟着一班不肖朋友，後來又見有人分了他十分之八的家私，不免懷恨在心，也許做出那不正當的事情來；當時委實的注意他。自從那天晚上，我無意間見你到旅館中去，鬼鬼祟祟地同着一個出外，心中才知你有甚麼詭秘之事，就暗中調查你的行徑，並且知道你原來姓陸，是鎮江人，那同你去的一個人，就是你的胞兄，這個消息，是從你繼母那邊得到的；當下我就疑心你同胞兄有甚麼

陰謀，這種陰謀，當然不外乎金錢了！我從你繼母處，抄得存款的銀行以及戶名，前去訪問，你在三天之內，各家合計，共提取了二萬七千餘元，你平素甚爲節儉，喪中一切費用，又都是你繼母拿出來，你爲何一提就提了近三萬，這明明是暗中送給你那胞兄。但我在此時，還不疑你同謀綁票呢！後來又往銀行調查那支票上的銀數簽字，筆迹顯然與那綁票匪的三封信，絲毫無二，知出一手，同謀已無疑了。黃承修道：如此說來，就算我是同謀，那麼我已知道母親肯出十萬銀子了，又何至把他撕破呢？焦得魁道：不錯啊！綁匪見有十萬到手，自然不肯撕他。但黃正華共有家私三十萬光景，除了你母親五萬贍養費以外，其餘的，你却要占到十分之八，約二十萬光景。那綁匪既是你胞兄，他想到這二層，放他贖了，雖有十萬塊錢到手，若將他撕了，豈不是增上一倍麼？況且放他取贖之後，老頭子不見得就死，你的十分之八，一時還不易到手，故才毅然決然的將他一撕了事。並且你還預備在一月半月之中，把所有財產，設法變賣了，給姓黃的一個溜之大吉，遠走高飛呢！這是你哥親口

說的，就是那華爾勃路十九號的匪窟，也是他告訴出來的，並且還有見證。黃承修究竟年輕不經盤問，到此却長嘆說道：豈有此理，他教我千秘密，萬秘密，如今他竟自招供了麼？焦得魁見他如此說法，便道：他非但招供了，并且還恨着你呢！承修道：我如今別的都不管，只要他拿出證據來。焦得魁道：你要證據麼？待我來給你看。說着便到外邊去提了一個皮包，捧着一疊亂紙，這都是從匪窟中找出來的東西；放在桌上，命承修自己去搜看，承修見了那一束紙兒，已經驚得呆了，那皮包之內，自然更不去看他，便低頭坐在旁邊，一聲不響。焦得魁道：如今你可伏罪了，再有甚麼強辨麼？還是快說了，免得許多周折。黃承修道：教我說些甚麼，不過是我哥哥害了我罷！焦得魁道：我也知道是你哥哥害你的，但其事的經過情形，也須說與人知道，首從罪名，是要分清楚的，難道你就這們默然不聲，去替他擔個主謀的罪麼？現在既到這種境地，還是直截了當的說了出來的好。黃承修聽了這一番言語，便也不再固執，向衆道：我現在是個犯罪的人了，但我做黃家的恩撫子，明明有幾萬家私

可得，爲甚麼要做這種犯罪的勾當呢？唉！這都是社會惡勢力的驅使；也可說是受無資產階級的壓迫。換一句說：就是我那無良的胞兄，陷害我的。我家姓陸，原是窮極無聊的；若不是那般窮，也不至于把我過繼給姓黃的了。我那哥哥，本來不安本分，專一做那雞鳴狗盜的事；後來不知如何去做了綁匪；他在綁我繼父的以前，曾和我見過幾次，却並未告訴我甚麼？直到出事之後，約定我接洽地點；家中命我前往接洽，可是一到預定地點，那匪黨接洽的人，却正是他；當下他便將各項計劃告訴我。我還勸他減少價格，約摸弄幾萬到手，將老頭放了了事。可是他兀自堅決，一些兒也不肯相讓，臨了兒還教我替他預寫了兩封警告的信。他拿到了那信之後，便向我恐嚇道：你如今筆據在我手中，已成了同謀，如其洩漏風聲，少不得你也脫不了干係。以後他便常拿這一點來挾制我，他又把撕票後種種的進行方法，逐項教我預備待我分得家產之後，逐漸運出，然後回家鄉去做個大富翁。我那時明知他是用哄騙手段，依從了他，將來說不定弄得我一些兒也沾惠不到；不肯答應，

他又恐嚇我道：如其不依他辦法，先把我做翻了，然後再設法去劫他家的財產，又引我去參觀他們的匪窟，我被他威逼不過，又有證據落在他們手中，無法擺脫，只得照辦。臨事的時候，左右都有匪黨監視，簡直由他們做主。至于他們原定的計劃，和剛才焦先生所說的正同。焦得魁等聽了，都點頭微笑。當下就將一千人犯，暫時收押，以便開庭審判。焦得魁近來連破巨案，這番又霹靂一聲，破獲了偌大匪窟，聲譽鵲起，自然不消說了！可是以後的忙碌，也正和聲譽成正比例，再無閒暇的時候了。正是：

自古神奸誰不敗 從來能者自多勞

欲知後來又出些甚麼離奇案件，且待下文分解。

福爾摩師之大失敗

# 福爾摩師自殺

▲福爾摩斯：是英國第一怪傑

□計謀百出：迭破奇案：使奸惡兇徒走頭無路

▲亞森羅蘋：是法國第一怪傑

□奸詐非凡：無惡不作：使福爾摩斯無法可施

△福爾摩斯也次自殺：並非爲了亞森羅蘋

●內容曲折離奇大有可觀●

●閱之可以增進智謀。開發心思

讀過福爾摩斯全案者。不可不看此書。一視福爾摩斯之結局。

●

讀過亞森羅蘋全案者。不可不看此書。一窺兩

雄交藝之手段。

全書上

下二冊

定價大

洋八角

特價對

折四角

外埠寄

費加一

●上海中西書局發行●



